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六

藝文十二

碑記

明周世子神后山神廟碑記

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誠以名山大川必

有神祇主之生祥致瑞禦災捍患其赫然靈異者俱載夫祀典祭饗有壇奠謁有廟神所依歸而人得瞻仰禮不輟也其或僻處遐遠名不登于圖誌事不接于耳目非以異自著則人何由知之而與事神之禮哉神后山在州之野岡巒巖壑之瑰竒林木泉石之幽邃固不下於岳鎮而人跡罕到世未有知者永樂二年秋有瑞獸出焉白質而黑文圓首而修尾行則二虎隨之其性不食生物不踐生草望之雖若悍猛迫之則甚馴擾即瑞應圖所稱騶虞是也封人來啓其狀父王卜曰往觀至境設檻取之越三日雷雨大作逮夜而雲開天朗戩乃徐步入檻中竟生致之以歸導以鼓吹衛以旗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一

麾民庶爭先快覩歡忻踴躍知為太平之上瑞遂馳奏于朝躬親入貢伯父皇帝謙下自居謂父王忠孝所致御製金勅加錫禮以褒焉內外群臣拜表稱賀而茲山之名一旦播于天下矣嘗聞麒麟白澤鳳凰神雀之屬出則為祥瑞今伯父皇帝在位禮賢恤民仁恩溥洽風恬俗熙遐方異域重譯來獻和氣致祥騶虞之出固其宜矣然而寰宇之廣不現于他境而獨于茲山則神祇之靈亦有以陰相之也山在本國封內未有祠廟父王既歸岡推本所自實惟山川之靈產茲瑞獸以為國家之休積不可以不報乃命工擇地建棟宇設香火安神之靈禮也廟成謹撰迎送神曲歌以侑之辭曰山靡靡兮水泠泠神所宅兮山有靈騶虞出兮貢出遊兮暮還止俎有牲兮樽有醴舞僮僮兮樂聲起雨不驟兮風不顛牛羊在野兮禾黍在田降福祖兮來綿綿商輅太昊陵碑記太昊伏羲氏陵在陳州城蔡河之游我皇帝車駕幸汴過陳親為文致奠已而命有司春秋致祭著以為令相承尊崇益至然廟貌未立議者以為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二

有司闕典正統丙辰知州毘陵張志道具以疏請
 詔許可遂率吏民鳩工創建逾年毀堂門廡以次
 落成像設巍然簷豆整飭衛以垣墉樹以名木其
 制畧備景泰丙子同知秦川李雋增建御碑亭鐘
 鼓樓又別建三清觀命羽士主之司其香火其制
 寔廣然陳地卑濕歲月滋久棟宇頽圯鐘鼓朽敗
 器物殘缺嗣而葺之實有賴於良有司焉成化乙
 酉臨漳令雲間戴昕以政績超異膺旌擢之典來
 知州事三載政通人和乃謀諸僚佐謂伏羲為三
 皇之首而陵廟居群祠之先况朝廷之崇重若是
 前人之建立若是可使之日就於圯乎眾曰諾惟
 命是從於是各捐俸為倡士之尚義者競以資來
 助斧斤版築以次興舉未幾百度維新廟貌改觀
 過者稱嘆瞻者起敬僉謂是役也人不見勞功倍
 前規守之設施過人遠矣州民趙旻等狀其寔來
 求為記謹按伏羲都宛丘以木德王觀河圖而人
 卦畫造書契而文籍生制嫁娶之禮教佃魚之利
 九州由是而別區域由是而定所謂功揆天地道
 合乾坤不言而化無為而成浩浩乎無德而名焉
 者也且先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矧繼

天立極開物成務之聖人乎矧陳為太昊之墟陵
 寢之所在乎是以賢有司汲汲於廟貌之崇祀事
 之嚴以砥承朝命而圖報本始也或言戴君先在
 臨漳嘗跋蒼龍神廟矣而於此乃崇敬之若是何
 也蓋彼淫祀也弗毀無以正人心此正祀也弗崇
 無以合人心要知事神治民其道無他在合乎義
 而已矣若戴君者其所重哉嗟乎聖神之靈與
 造化相為始終則陵之傳與宇宙相為悠久後之
 為州者其尚留楊士奇忠武祠碑記綱常之理原
 意於斯是為記

人心者與天地同其覆載與日月同其照臨與四
 時同其錯行與五行同其禪續亘萬古猶一日不
 以前而豐不以後而嗇不有聖賢以扶持之則人
 道幾乎熄矣是故湯之興也有伊尹釋耒耜于莘
 野以迄之武之作也有呂望釋釣具于渭濱以相
 之宇宙為之一新綱常為之一振拔生民于塗炭
 之中登之於春臺之上聳殷周維新之氣象與唐
 虞比隆者伊呂之力也當漢之季諸葛武侯隱于
 隆中躬耕畝畝謳歌梁甫有伊呂之志操人莫之
 知也惟司馬德操知之淮徐庶知之以之荐于先

主遂枉駕三顧于草廬之中立談之頃嘉謨嘉猷
 足以破操之鬼蜮擣權之鳴張吹噓炎精之煨燼
 俾之再熾于西南厥後身都將相鞠躬盡瘁直欲
 恢復舊疆混一區宇俾綱常正人極立奈何渭上
 之師方張營中之星遽隕觀出師二表則公志操
 同乎伊呂可徵矣彼以木牛流馬之功七擒七縱
 之奇入陣籌畫之妙為公能事者知公之膚者也
 去南陽城七里許有岡焉曰卧龍有庵焉曰諸葛
 有井焉蓋公嘗汲而飲者也有祀焉邦人尸祝亦
 之處也歲久傾圯鞠為荆棘建安陳侯悌以甲辰
 名進士烏臺御史奉命來官是肯顧瞻曰嘻勸節
 表忠事誠在我爰出俸貲為鼎剏倡寅寀及屬暨
 律之武勲相與和之又俾郡之都紀募緣于富室
 以助之費既足矣乃瀉材于川輦石于山陶甃于
 野庀工傭役中阮祠堂傍翼兩廡環以崇墉蔽以
 修門塑公像于中凡鍾鼓凡俎籩豆壘爵奉祭之
 需靡不畢備菴既落成徵予紀其顛末刻之石庶
 幾嗣而奉祀于斯者得有攷焉嗟夫詩不云乎天
 生烝民有是綱常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世之
 其皆有是綱常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世之人惟
 其皆有是綱常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世之人惟

有是好德之心故樂新公祠者不約而同此倡者
 和者助者之氏名皆宜書遂書而刻碑後繫以銘
 銘曰成湯肇殷伊起有莘武王造周呂奮渭濱聖
 臣同心惇乃一德用扶天綱用立人極湯誓泰誓
 時雖後先一德之純如日麗天惟忠武侯丁漢之
 季愍漢之疆瓜分鼎峙奮起隆中扶日當空志靖
 九圍俾之混同再表出師有虔秉鉞火德既衰吹
 之弗燁師進于渭星隕于營此一之志潰于垂成
 有子曰瞻死忠于國先志之承不匱之錫卧龍之
 岡實公舊廬昔有祠宇久焉榛蕪賢侯作守知政
 先務構之塗之丹艷如故乃潔罇壘乃聲笙鏞迺
 饗迺饗新宮惟祀之崇惟忠之勸春蘭秋菊
 終古**王世貞二忠祠碑記**在唐至德初而有祿山
 亂薦王世貞二忠祠碑記在唐至德初而有祿山
 雍丘令破賊走之進守睢陽遷都御史丞凡七十
 戰城破而不屈以節死詔贈揚州大都督官其子
 亞夫金吾大將軍人主所以寵靈而光大之者既
 極備而天下學士大夫以至婦女孺子類能言之
 踰六百年而為明之建文稱革除而文皇帝靖內
 難時南陽鐵公鉉以叅政分省濟南固守不下尋

扼北師于東昌累進右布政使兵部尚書參歷城侯軍文皇帝由他道入京師購得公責之跪不可割其膝責之反顧又不可劇其耳鼻竟寸磔于市鐵公既用不屈坐族而天下學士大夫聶需嘖嘖于齒吻間而不敢吐後事漸鮮稍稍有筆之書者而會今天子卽位制詔太宗伯故革除被罪諸臣忠于所事且蹈刑戮有司卽卽所在祠之墳墓苗裔存者厚加卹錄以表忠竟勵臣節于是鐵公之事益大顯而南陽守維蓋令遜謂公其鄉人于詔得特祀而張公蓋前六百年而爲義而尚未有能祀之者以請于大梁中丞御史咸報可乃卽郡城西園故社學地中構堂三楹以安二公位左右廊楹各如之戟門一凡公帑之羨費者僅爲金三十餘皆令遜所任也既成而分守參政李君廷龍分巡副使杜君輅率守維蓋同守通守希仁維熙司理見賓令遜以狀來請世貞以文麗牲之石世貞謝不敏則爲張公提一旅馮孤城過十三萬之強敵以障江淮公死而賊旋滅其爲勲最大鍊公之守無異于張公其所摧堅折衝雅亦足相埒而不能救金陵之下朕張公之所爲狗者七葉之天子而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四

其所讐者賊耳且是時死則已不死降逆矣而鍊公之節獨信于真主一統之日知存者之爲名公卿有妻子而亡所羨亡者之爲奸黨宗族無唯類而不之顧其事爲甚難朕唐之爲所以報張公實國家賞罰之常典而鍊公獲旌又我維新之後禩上之所諱聞而下之所不敢言者也又不又甚難哉竊聞之高皇帝起義自采石下集慶而首舉其不降者御史大夫福壽而褒封之立廟于雞鳴山夫旌敵于抗刃接鍛之際畧其吠堯而取其狗傑以故其所感發振勵僅易世而爲主死者比比卽鍊公其尤也而天子方嗣大服渙德音以高帝意行之于冊書之所志者而不恤孟氏有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噫嘻明德過唐殆萬萬矣今而後謂二公之祠者爲封疆之臣則思其所守邦之荐紳紛裾則思其所立感人主之激賞則思所以報觀二公之近者二百年遠至八百年而若新則思所以不朽是參政守丞倅令意哉因記其事而係之銘銘曰臣有大綱上有酬分下則成仁豈名之厚而薄五宗弁髦其身君有大德敵怨不校而誼是敦旌彼後人以繹前思以風嗣人於赫睢陽爲淮儲胥

不驚胡塵有烈司馬作齊息壤洪流其隄毀魄全
天賔于帝所恒為明神崇廟巖巖擊鼓坎坎萬舞
僂僂駮虬翼鸞繚虹屈蜺雙甍麗輶疇石疇御霽
雲之徒以逮萬春若彼平安及齊汗驟毋汗爾輪
靈之未格立髮嚼齧含噫未伸霧既格我管旨鬯
芬削厲為析豐我稌黍固我城隍福我人民豫山
凌空丹霞應之並表嶙峋獨
此豐碑千秋萬年其人若新
書院舊梵宇也在南陽城西百步許其地十有六
畝餘內殿廡及棲室之處散亂無次序垣周若干
堵不知始于何時而尼僧百數居之壬辰秋七月
堅奉命來守斯土以為教化者守之急務暇中呼
耆老而告之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彼各為僧為
尼者能忘情于男女之欲乎第往復俾年少而皆
有夫以遂室家之好則無不可否則吾將持之以
法旬日之間果于吾言無所拂而室廬皆空矣于
是悉撤其舊而更新之增置八十楹有奇刊小學
及刊註古文孝經實以軍民俊秀子弟迺五百人
俾朝夕誦習焉又取學而正者以專訓誨于臨街
之署榜曰書院次曰大成之殿肖吾夫子像于中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五

四配十哲東西列焉歲兩釋奠司教者主其事次
曰企德堂憲副陳公選之題首以申伯第列國漢
晉隋唐宋有名賢君子之官于斯生于斯者歲以
羊豕二祀之于以觀後生小子所觀感興起者也
又次曰志學嗚呼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
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
不貳過三月不違仁蓋欲諸士子志伊尹之所志
學顏子之所學一出也一處也一窮也一達也而
樂而仕皆在乎道焉故志非此則必發策決科榮
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而志非志矣學非此則必
以廣聞見工文辭矜知能慕空寂為事而學非學
矣然欲學伊尹顏子而非敬不可也故又顏其讀
書所在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其心收斂曰
一心主宰曰萬事本根曰常惺惺法欲諸士子心
一乎敬無時無處無往而不用其力則涵養本源
以為大學之基本進德修業而收小學之成功庶
幾顏學可學伊志可志不為流俗之所染不為利
勢之所移而變化氣質之不難矣齋之近東而又
甃石開井井覆以亭其泉寒冽汲水以車雜植花
木草樹生意藹然曰庭草交翠又次東鑿方塘高

蓮數本曰獨愛蓋皆取元公庭前草不除與自家
意思一般及子獨愛蓮之說欲諸君有以識取先
生之襟次也齋之近西有竹百千竿清森可愛復
題曰清風高節學者暇游于此凜乎歲寒之操窮
冬大雪而不渝也士子果能人人有得于此庶幾
有以盡人之理而人之名爲不負聖賢可學而至
闢異端距楊墨爲聖人之徒堅于是

劉漳重建召

杜祠碑記

嘉靖辛卯歲夏四月南泉劉子奉命分

守汝南知南陽之有杜召祠始至謁祠
下祠故在豫山之麓豫山南陽人不可得遂移其
祠于漏澤榛莽極目荒落弗戢劉子撫臆曰是可
以待召杜乎謀欲新之越明年南陽守張子綸至
劉子語之曰若知南陽之有杜召乎曰臆劉子曰
亦嘗論其世與曰未也劉子曰來吾語子子嘗由
桐柏曆泌陽趨唐鄧涉淅川內鄉循郟汝而東求
二公之所謂水利矣亦嘗躡雙雞之山觀西峽之
口臨湍河之許沿白水之津而求二公用心水利
之故矣相水脉之源流度地勢之高下某水與某
地相平某地與某坑相宜以開其用某地可以作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六

堰以通其流某地可以作陂以收其水以廣其利
堰水之流也欲夏以秋陂水之貯也欲冬以春各
利其利無相妨碍以久其業防暴雨之泥淤則塞
其渠口于陂滿之后慮大水之濫漫則置退水渠
于各堰之末疏導必勤以時灌溉必序以則而其
本則又在身勤田畝作護民亭障居數年而沃
田四萬餘頃二公之用心之用力亦難矣今二公
之成迹見存而后世之舉者惟晉當陽侯杜預我
朝知府陳正倫亦知督勵後來繼之者絕少予固
痛心一處不過什之六七其地郊汝則非所屬間
亦狃于愚頑隘于權勢者多矣夫二公之創置水
利其經營規畫誠不易易今成迹俱在而猶不能
振是可慨也是可耻也語云法施于民則祀之二
公遺愛之在南陽雖愚夫村叟猶知感嘆僅存一
祠而猶滅裂如是是不可耻之甚乎張子艷臆而
作曰此則有司之罪也乃命官董工移原祠三間
爲後祠堂以舊接官廳三間爲前堂兩傍置行厨
及看守者屋各三間圍以垣墻堂前後雜置木卉
復移置八蜡祠于二公左側事完以其事告劉子
且請記其事劉子曰治民事神有司事也吏不告

勞民不知擾神有所止是可以觀矣踵二公之芳
躅垂二公之遺愛則又有望母曰是謀非吾所能
及也因叙其事如**王廷相陳留縣學田碑記**學有
左也因以告來者云古也雖然有司之善政也古者閭黨鄉遂皆設學
聚田畝之子弟教之故有教典之頒術業之辨校
勸之科而無廩廩之養何以故斯皆食於井田者
也無俟於養者也後世井地隳廢民寡常產士始
有無業而學者矣無業則生不給生不給則功不
專功不專則學不成由是給廩置田之政所由興
也無沮溺芻耨之苦而收知類強立之功謂非君
子之善政得乎平原張君祿以才進士出宰陳留
視篆之初行視學宮釋菜先聖校業生徒見其絃
誦課文肄業恒竟曰滅晷非晡食不得平事喟狀
曰此有司之責也余將圖之乃取羸羨市城南田
二百畝歲收其租以為師徒講學之費克足乎廩
餼之餘裨贊乎禮樂之業君於斯文可謂盛心矣
乎教諭張君佑洎其僚友請言以紀諸石浚川子
曰嗟乎加志於庠校者格世之郭廓也弘美於風
教者隆化之軌轍也且夫獄有片言之折道無遺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七

物之拾野息萑苻之剽澤茂鴻雁之歌政之及於
民者非不威令明而德澤寃也君子曰沱流標枝
非本始之術也較之蠓筐蟬縷之感鵲巢騶虞之
化振風教而養敦俗者不啻徑庭矣君之宰是邦
也其政簡易故人式和其性廉直故治威克其事
精審故奸不乘隙其用節儉故民不告病由是而
之焉可以宣德流澤矣方且汲汲焉修學崇文置
田養儒惟恐先王禮樂之教不振而一蹈乎俗吏
之陋塗嗟乎非鴻士之遠猷大賢之玄造何以與
此君於斯文可謂盛心矣乎使堂序之上寡執經
操翰之跡庭階之下為茂草荒煙之鞠則儒為素
餐而學徒為虛靡矣寧不有負於君也哉君之為
是田也立二則俾學司守之一曰耕會錄紀其田
之頃畝區至使可以遠及紀代耕者及學租之分
準之齊民之利使可以常代紀歲租所入之數使
可以辯其所出一曰會學錄必師徒講業會食而
後取必學政公用之費而後取賓客之宴勿需此
私設之會勿假此師雖尊勿專此嗟乎君之政可
謂詳且悉矣不然則田為**費宏陳州儒學碑記**陳
養私之具矣而可乎哉

學在弘治中知州白思義嘗葺之迨今踰二十年
向之所葺者復就于頽壞矣嘉靖初桐廬葉侯淳
奉命來領州事廟諱之始周回瞻顧邇而歎曰政
莫先于興學茲可緩乎于是庀工從事先禮殿講
堂各因其故而新之次兩廡三齋次內外諸垣次
神庫神庖次習射之圃次學官之廨次諸生會食
之所藏修之舍次名宦鄉賢之祠皆更新而撤其
故故尊經閣無閣乃復創而爲之視其基則隘者拓
而弘矣視其位則卑者增而崇矣視其材則腐者
易而固矣視其規制則昔焉未備者而今蓋用缺
矣其費多出經畫而取諸淫祠之毀者十一其力
率以錢募而借於農隙者不能十之二三其日月則
始于于是年季夏之初而成于季秋之終也予弟寧
司訓于陳以書述侯意欲求予記予惟陳庖犧氏
故都也其則圖書卦以爲萬世斯文之鼻祖實于
是乎在閣之所尊惟易乃六經之源非學者所當
先治者乎葉侯之于是學飭壞取諸蠹去故取諸
革圖新取諸鼎易撓爲隆取諸大過可謂善于體
易者矣雖然亦豈徒飾美觀以逭吏責而已邪蓋
其教于是者必如蒙之養正以收正聖之功學于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八

是者必克之講習以求麗澤之益由是出而用世
者必如泰之拔茅連茹以彙征而皆爲君子之朋
傾否亨屯觀人文以賁節天下乃侯所以興學待
士之本意也予以陳爲古聖作易之地故因學之
成而輒及之**高拱漢留侯祠碑記**龍之爲物能升
陳士其端哉非人所能致也而古乃有豢龍氏者何蓋
澤下土非人所能致也而古乃有豢龍氏者何蓋
龍有欲故可以所欲豢之可豢故亦可以屠也雖
然此比龍耳若神龍則不然彼其心無所繫而變
化莫可測其所食猶比龍也即豢龍氏之食亦未
嘗不食也然一食即去既不知其爲何人而亦不
記其爲何處夫若是孰得豢之不可豢也况可屠
耶侯興佐命之臣三傑爲最而三傑中智莫如留
侯才莫如淮陰乃淮陰竟以反誅嗟乎淮陰豈嘗
反哉徒以其豔於功名之際不能自脫故有以堅
高帝死之之心而遂不能免也今觀夫分地稍遲
則失期不至欲王齊急則請假王降爲淮陰則快
映無聊蓋與曾等伍信於功名何如者帝固以爲
信之才若彼而其功名之念又若此使吾在固不
所以處之者吾不在則嗣子安能處之而不

當意信其可但已乎脫如分地遲奚帝失期脫如
欲王急奚帝請假脫如有淮陰之謫奚帝快快蓋
伍噲等嫌釁一起則嗣子者必且為所魚肉而事
去矣天下其能如信何故必有以死信而後吾乃
可以死此固高帝之心不能時刻忘者也而信亦
豈無所以致之者歟悲夫以信之才不可以雄視千
古固亦龍也而借其豔於功名之際不能自脫則
其為龍也凡是故始為人所豢而卒為人所屠也
若留侯者雖則以身從漢決策帳中然或去或來
其超然不羈之意已欠乎於高帝之心至其成功
也侯之則侯食之邑則食固亦漢廷諸功臣伍也
而曾未有一毫岸異離群之迹乃無何即引疾以
去謝跡人間使天下之人徒有咨嗟嘆息而竟莫
識其意之所在是可得而參歟抑可得而屠歟然
則侯亦神龍矣哉或曰侯不繫情於漢獨奈何繫
情於韓而必為報讐嗟乎忠孝丈夫之大致也父
之讐弗與其戴天君猶父也有君父之讐而不以
報非夫也是故侯之志始終乎是焉惟其志專報
主而無所繫於功名之際是故卒有以成志而亦
卒無以累其身譬之神龍者雖不可參固亦不可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九

犯也而驅風鞭霆索天下不義之人而擊殺之亦
未嘗不為也詎祗謂不可參而已哉若是則可為
留侯也已矣世傳侯為韓人而白昭侯滅鄭遂徙
都鄭越百四十有七年而後滅於秦則侯正鄭人
也而鄭故無祠予乃特易地一區建祠祀侯蓋不
惟鄉人之後進寓景仰之意而父母之邦英爽時
臨或亦有所依焉乃予則為迎送神辭俾奏之以
樂尸辭曰摧羸楚兮報韓偕赤松兮棄人間橫四
海兮神遊懷故都兮暫還秦之水兮涇之山桑鄢
麻蔚兮春草班悵美人兮未來徒怛鬱兮心顏鄢

陵縣儒學碑記

嘉靖以申秋九月鄢博王君誥等
介於中玄子曰蓋聞魯洋匪僖公

不作蜀校匪文翁不興惟鄢學既久敝奉禋弗處
絃誦罔托將有青衿之刺乃越侯銳意修復不日
就工制既美完教乃可振惟師若生寔感僖公之
功沐文翁之化茲釁幣告成麗牲有石願有言以
迪多士以志趙侯之德弗忘中玄子曰俞趙侯之
修也奚若曰有因而飭者有因而拓者有增而備
者有更而置者曰殿曰廡曰亭曰堂曰齋曰廡舍
扶傾易腐章采煥施貫則仍舊此因而飭者也曰

大門隘則益以如干武曰號舍寡則益以如干楹
曰軍厨庖湍弗全則益以如干所此因而拓者也
曰泮池曰殿前後翼門六惟肇興此增而備者也
曰啓聖祠移之左曰名宦鄉賢祠移之右相厥陰
場審厥向背惟厥宜此更而置者也中玄子曰都
惟學亦若時乃即可以諗多士夫道根諸性傳諸
聖弗求諸性者診也弗準於聖者盩也是故登厥
殿庶瞻厥几筵授受若聆揖遜如覲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之緒咸在於茲士於此思聖則聖可師矣
升厥堂則寬以容入厥室則宏以受眾寡少長咸
如矢出入惟時罔不咸遂士以此思義則義可由
矣崇卑有等大小有量遠近有度後先有序士以
此思禮則禮可秩矣重戶洞如視則遠列曠罔蔀
明則徹士以此思智則智可達矣是故原諸心覺
驗諸事行罔之以此思友俾勿壞猶夫因而飭者也
成化始於致曲保遠肇於克端罔忽於微罔畫於
大猶夫因而拓者也知新畜由多識古今各物
網羅而會通猶夫增而備者也聘彞病學申韓雜
治時儒不免焉辭而闕之惟正是歸猶夫更而置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十一

者也嗚呼凡克懋茲以弘乃性以準於聖人則德
可崇業可廣用罔弗利斯可為善學也已若乃掇
遺文以口耳獵近似以眩名實惟聞譽可射罔及
厥躬惟爵祿可餌罔揣厥本則猶作室者基之弗
固惟厥墉棟之弗堅惟厥繪頽無日矣乃國家亦
奚利於斯嗟爾多士之修亦眎諸趙侯之修而已
矣趙名孔昭邢臺縣人厥為治摧強枉而植良弱
急緩收而後催科民康阜俗亦丕變乃茲舉尤
為知務其所謂強教何塘何內縣儒學碑記
悅安民之父母者哉何塘何內縣儒學碑記
學文廟在縣治之西攷碑記洪武十五年姑熟陶
晟之所創建也迄今將百四十年矣棟宇不無傾
欹屋瓦不無凋落有司雖時加修葺而因陋就簡
規制未備春秋奠獻無所瞻仰甚無以稱朝廷崇
禮先師之意於是教諭宰廷俊惻然於心迺謀於
知縣高傑及訓導鄭樞汪振王詔復申請於撫按
兩臺報可迺出帑藏銀六百有奇市材鳩工委義
官蕭欽督之正殿舊四楹廣為六楹兩廡舊二十
楹廣為二十四楹戟門櫺星門皆撤而新之櫺星
門三座皆易以石柱門內泮池亦甃以磚石未幾

傑擢刑部主事去縣丞蘇徵繼其志綜理不怠迺
底於成經始于正德十四年正月落成於明年九
月未及徵亦致仕去今知縣王濟民復修拓兩齋
補其未及廟學規制視昔大備廷俊等乃來徵言
以紀成績竊惟吾夫子之聖以及從祀之賢皆功
在萬世有司修廟致祀皆祇奉朝廷德意而為之
蓋有不待贊者然聖賢廟貌之設祀享之禮必行
於學宮之中此則朝廷深意蓋有不可不知者英
俊之士藏修游息於此朔望參謁春秋奠獻夫豈
無所思乎均是人也彼胡為而廟祀於萬世吾儕
衆人胡為而不得預也反復以思之黽勉以求之
不沮不怠則庶乎其有得矣抑行遠自邇從祀之
賢有魯齋許先生焉非河內之產乎志其所志學
其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斯
於朝廷廟祀先聖先賢之深意庶不負矣不
然則殿宇之崇徒為觀美夫何益之有哉

河南都御史題名碑記

嘉靖十九年都察院僉都御史餘姚魏公奉上命來

撫河南政成民和百廢俱舉因念前後巡撫諸公
歲月滋久各姓將湮恐來者無所考列其姓名刻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士

之貞石樹於公署之右具書徵予言為記竊以朝
廷之政制之於上而行之於天下者多惟大綱其
因地制宜以通其變而行之有司者率委之巡撫
焉然一方之政經巡撫裁定者有司皆奉行不敢
違而政事之臧否民生之休戚恒於是乎在巡撫
之任重矣哉揚清激濁使有司不敢壞政以病民
生者常典矣不論可也至於宣布朝廷德意因時
通變均平徭役撫輯流移詰察姦宄甄揚善類凡
切於生民之休戚者斟酌可否立為法令率有司
循而行之也時稱數政事之善者則曰此某巡撫
之建也此某巡撫之所定也一一可考然則題名
碑記之立監戒存焉亦不為無所益矣嗚呼觀者
其亦有趙烈女祠碑記
烈女姓趙氏懷慶之河內
所感乎
生王子聰之子錦未幾子聰卒家貧錦甫數歲羈
於母張氏辛苦成立學為詩文往往有奇句可誦
不幸錦死趙女方在室聞訃痛曰吾既聘王氏王
氏即吾夫也夫死曷歸迺往哭盡哀將殉死顧姑
老在堂無他子侍養義不可棄去既殯迺留養姑
被屋蕭然不蔽風雨尺帛斗粟皆無宿儲朝夕甘

旨取給女紅傍人見聞者皆輦蹙不自得趙氏怡然也弘治十三年冬姑以壽終趙氏併啓舅暨夫之殯返葬祖塋歸自縊死鄰里上其事於府將圖奏請旌表歷數年未能得也長山徐公由工部尚書郎來守懷慶政教既修百廢皆舉有以趙氏事告者公戚然曰世有志行卓異而沉沒如此者乎是吾責也力聞於朝請加旌表以風示四方制既可乃建祠於郡治之東祀趙氏焉外又爲石坊使人可望見以思也河內尹李侯贊襄甚力既落成請記於石以示久遠廼叙其事而銘之辭曰古有貞妻亦有孝婦室家既宜乖離中路妻貞婦孝在禮則然世罕蹈之猶著簡篇嗟嗟貞懿冰瑩玉潔軒車來遲良人隕折拊膺呼天誓將同歸嗟嗟顧懷姑老曷依一室蕭然孰甘孰旨纂刺瘁艱不愠以喜姑以壽老百年而終纍纍新墳負土以封大事既襄溘然長逝同穴而藏不違初志見聞興嘆風節凜然賢守封章錫命自天錫命自天金書有耀翼然新祠奠彼衢道嗟爾士女孰無秉彛孰無秉彛胡改建韓文公祠碑記

聖人之道其大矣哉不鑿思包羅天地揆叙萬有

蓋非其他一才一藝之可比也故君子之學患不聞道苟得聞道則雖勢在匹夫世猶當景仰而崇奉之而况其顯者乎孔孟既沒道學不明異端之說克天下老氏曰虛無道也釋氏曰寂滅道也天下之士迷于其說賢賢焉莫知適從者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至唐吏部侍郎韓文公始明辯而震揚之曰博愛仁也行而宜之義也由仁義而之焉則爲聖人之道老與佛之道非道也由是天下之士始曉然知吾道之正異端之邪其見道之明固已度越諸子矣而又慨然以道自任雖蒙譏訕笑不懼不沮佛骨一表至犯天子喜怒竄逐南海瀕于死三而不悔其信道之篤豈世儒之所易及哉逮其晚年道成名立天下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有宋元豐中遂以公從祀孔子廟庭公之得預乎聖道之傳天下之士固已無不知矣况其桑梓之地遺風餘澤漸被尤深士之生于斯游于斯者又當何如而景仰之邪公本河陽人河陽于國朝爲孟縣縣之西有韓庄傳以爲公族所居庄有家傳以爲公墓公集亦有過河陽省墳墓及我家本溼穀有地界臯鞅之句則公爲孟人無疑唐史乃謂公

鄧州南陽人蓋傳悞耳弘治年間大冢宰耿公始表公爲孟人奏請於朝建祠致祭其所以風勵後學之意深矣顧棟宇卑狹未稱且僻在深巷過往士大夫猶有未及知者正德丁丑縣尹劉侯慨然有感于斯乃改建于縣治南門內孔廟之右高明爽豈既足以竭虔妥靈又于祠前豎坊題曰鄉賢韓文公祠蓋以見公有得乎聖人之道而爲此邦之人也往來士夫咸得謁祠致祀而耿公表章之意始大暴白祠成欲紀其改建始末于石迺請命于太守韓公公以屬塘竊惟士君子垂世不朽者不止一途而莫大於得聞聖人之道孔子垂世以來儒得與斯道之傳者僅可臚數而吾黨得二人焉公及河內許公是也然上下下數百年而僅得二人可謂難也已矣有志之士謁公之祠夫豈能無所感耶冢宰公名裕河南盧氏人太守公名士奇山西洪洞人縣尹侯名澄陝西邠州人皆有志于聖人之道者故所崇尚如此謹附李攀龍天中書院于祠記之末使後之人有攷焉

碑記

重修天中書院成太守吳興徐君以其圖屬余曰此先太守盧龍廖君自顯所建也在郡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十三

城北汝水上天中山之陽三十年來業已廢矣蓋余至郡郡長老縉紳先生復爲請曰安得太守中國而授弟子室乎頃之構院後北三畝許爲舍處諸生高第者凡百間其前爲天中閣三間講堂五間漆雕氏祠五間著臺一表臺一因署爲天中書院云余按高陵呂君紳所記舊諸生第舍纔十有五間藏書閣三間在講堂後卽以祀漆雕開其中無今祠斯於廖君奚啻什九哉中和應乎天地神明麗乎蒼龜聖澤衍乎大儒文王以幽贊演易周公以測景經野孔子以定禮達材三才之業具是矣先尚書藁城張公守汝寧時卽嘗徵諸生集上蔡雖一時科目號得二十餘人然郡太守安能時時出行縣視諸生豈若集郡治便矣卽郡治又不得時時視諸生何然則始有以樹法無窮時者師素立耳蓋仲尼遷于蔡者三歲而於是邦也得三人焉示六藝微辭道統大業其人如此之難也乃漆雕氏卒以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至今稱焉至家語序列曹邴秦開之倫亦聞于世論語所稱乃獨使漆雕開仕何哉苟斯未信又何說乎悲孔子之意去魯十有四年旣不得一仕世至仕

漆雕氏效大業無窮時何不說哉由此觀之開也
 斯信在此不在彼明矣漆雕氏之議曰不色撓不
 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于諸侯雖世主
 以為廉也即所事若夫子不得一仕世主矣則有
 傳禮為道效吾黨小子耳是漆雕氏之教也使郡
 諸生安於習見著於常尊日相告曰是大聖所說
 先大儒也是郡太守之教也是學而期于仕者無
 以處不必仕而困於其必仕者也不信孰大焉明
 興以來起家諸生間信陽固始二君其顯矣即不
 仕何以來自見乎何以謂善學漆雕氏也余嘉徐君
 之意如此余惟太史公獨蔡有世家言江黃猶息
 微甚不數矣及觀吳公治行桓次公經迹與孔北
 海遺陳長文論汝南何多君子也至世俗所稱八
 使八俊三君五處士汝南君子必與焉况所謂郡
 六孝廉決曹椽五子與四世五公者乎豈皆得夫
 子而各益彰如漆雕氏也何後世湮沒而不稱非
 附青雲之士烏施于後世哉徐君名中行字子與
 先守汀州時治行天下第一所著皆漢魏文辭不
 具列云乃為銘銘曰皇帝御宇爰理人倫求錫厥
 極攬觀萬邦那那伯分職祇承功德攝提之野實維

豫州九土攸式俾彼守臣乃蒞汝南庶士咸飭既
 修泮宮宣達上意漸于淮服屬邑嚮風踰躋濟濟
 譽髦允殖我是用集以校六藝莫不如畫爰始授
 室卜周一隅百柱是辟天作高山實維地中樹之
 表儀我侯至止望形景附朋友攸宜教之誨之載
 色載笑是瞻是依有臺蠹蠹是生神物斷策以推
 素甲編質浮游空氣幽贊匪違豈弟君子赫矣治
 行為著為龜八儒既立本支仲尼迄用有成惟漆
 雕氏其先蔡產祀事孔明肇茲道統克開厥後不
 愆于程嗟此庶士尚其夙夜保厥令名信而後仕
 釋斯在斯王國之慎敢告守臣有造無斃
 以佐寵靈言勒于石永矢弗川載著祀經
崔銑磁
州儒學碑記夫可已而作之者厲民者也可作而
 其民不極善乎張侯珂之修學也監司汪子正命
 為之是故舊可仍也吾無增焉舊所缺而地者吾
 無襲而不舉焉舊圯而新之者為堂一曰明倫口
 會饌為齋三日進德曰時習曰日新為亭一曰射
 軍舊缺而作之者為倉為庫為神厨為號百有二
 于楹為祠者一曰鄉賢夫學所以明人倫也聖建

其表賢申其旨師覺而弟子習之講于堂齋而施諸家與邦射以正志饌以明讓且夫稽典不若聞諸父兄之為審也求之四方不若驗諸里之切也一方之人而望諸天下生其地者可亡與乎獷豕牙者其力憊其效近牯童牛者其力省其效遠故勿儀不可廢也童心不可不育也故作社學于學之西

社學碑記 科舉既久士益慕利蓋知誦讀之區焉切於行升揚之因乎民者或鮮矣昔之提學河南者有克菴陳子士賢石谷吳子元明克菴禔身以教故士敦石谷以闡經旨教故士良又四十餘祀而得今蕭子子雖蕭子崇道而善于訓厲耻而明于施故士檢彰德同知王侯惟屏攝政凡十閱月遵憲度申學政防侯驗業各以時舉以事振已而商于僚通判王侯邢侯推官尚侯曰棄其志于幼而長斯責德後矣夫躬之既攬焉而思閑其心終矣夫議遂協乃區地構木修建小學其二居城中四關各得其一擇師選質誥誥乎至四百人來拜于清白堂嗚乎爾師爾徒母宵志母賈利母迷爾業範爾躬以示規敬爾師遜爾長以敦讓謹爾容與步執爾灑掃審爾唯諾情爾

言以養敬正爾詒訓辨厥名物飭爾點畫以究經以折事以收爾放心鬼鬼者山簣土積之涓涓者泉巨浸滙之牛牯于童可獲千廂木直

巡按監察 于茅可棟明堂聽之哉母曰予言誕

御史題名碑記

御史橫楊王子涖我河南敬簡互修綱條具振已見其行臺之敞且

隘謀遷於鎮守故署得請乃新而居之勒石題名爰自已始舊石自永樂至嘉靖丙申歷年逾百更涖者自曹琰氏至李子伯音鏞及王子凡百人夫省之建臺以布憲也名之必錄以考類也夫士之臧否不登諸載籍而名氏不俾之久存則是非混如奚施勸沮烈士自厲而莫範奇人孰憚而不恣也自帝拱宸極守典不行悉奇耳目於憲臣地近而任則元重託而信之專理是者可以慎務矣潔以居身良王不污公以任法照鑑其無擇直以禔節喬栢無附介以一衆孤勢弗明然後激揚俊中而風動乎群僚矣煩文泛議徒役於楮可刪也細故淫威徒費乎時可祛也甘言曲承將售其欺可功也善謀法守將益其實可求也士大夫之進止有義焉士之窮達有定命焉我安義命何與於人

乃或怵於權勢而決其衡因以微寵祿斯自乖雅道而已矣古謂紀綱猶血脉也御史乃危官也銑謂先克三不乃能行三必焉是故勢擅烜赫不見其榮躬蹈累繫不爲之辱迫臨鼎鑊不憚其威由是磨刮至疵必犯顏也掎擊奸諛必決覓也敷達民瘼必究源也相幾而識體誠孚而善道之則爲憲矣永石

三仁祠碑記

昔商季有仁人三咸以至垂乎爾

也故多有三仁迹然未有祠明正德末淇民李深者有志於創爲以費不給止既而山東劉金來令淇知深之志迺請于都御史湖南何公而允閱月作屋三楹而深內其田一夫以共祀事嘉靖改元秋何公按部至淇進深而禮之舉於公而表門已修祭於祠弗說曰古云報祀稱德三仁居斯弗可言稱將謂神其寧否蕩民冒老釋且弘居師巫崇淫鬼以誑民皆屋之何撤彼大此乃協彛典因詢謀其可率者僉以推官徐謹對適祠外故有官田命垣之毀廟取材民競獻力門以崇殿殿以先寢左右各有翼室於是淇士奮然曰三仁者斯隅之產望諸萬世生其地者當與矣淇民奮然曰深一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六

夫耳而顧禮於巨公我其非夫與况力田敦行公其胡棄我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也草何公薄視表而興者祁祁何公直諫而權倖厄之不懼功丕著於省府不伐其治豫也嚴思綴式亡窺夫亡畫政是故有不動動斯應矣夫政豈聲色而已太史銑在鄴聞之因爲之記其協事者叅政鮑公而下之名氏具

岳鄂王廟碑記

嘗不垂涕焉夫功疑

而戮握節而死者古有之矣鄂王忠而遇主者也人何得而甘心焉昔高宗之既南也王內則剪寇外則遏敵請建儲以安人心還舊鄉以係人望收河北而倚中原厄於王彥危於杜充而志不挫基于張俊沮于秦檜而節不奪誘以隆爵而弗回其廉亡好其仁不殺是故謀遠而中義明而信故能存宋弗遂亡也夫道之所存命也命之所成勢也命有樞勢有機善治者因之初高宗之南也金亡于漢矣及乎昌豫之什習安慮易而後有之則既堅其據矣故言和于帝之世者賊臣也言戰于孝宗之世者削臣也語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夫君

人之道三志以決行才以施務知以明臣帝攝於
 金人之威憂其復讐亡成且失其據哲臣英將懼
 亡以賞其功乃為苟安之計惟倭臣之交夫俊貪
 而王廉王忠而檜奸俊檜密君而王疏間言陷術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夫無成者惡盈也括囊者辟
 譖也遜迹者消息也亡是三者其能免於彼人之
 難乎於乎以亡明之迹而賊元臣自古以來未有
 如檜之敢也奸臣之欲得國政也始則逐直諫以
 鄙其君中則誣人之行以消其惡終則果賊哲輔
 以肆其威且莫須有者檜之游詞也檜欺天下其
 心不能欺故邪之賊正其心非不賢之也而棘於
 其欲忍而為爾湯陰王故里也廟久而剝大明正
 德丁丑中丞內工李公士修巡撫河南稽賢闡隱
 表墓新祠示民所鄉以成教化檄下監司范君嵩
 俾湯陰知縣王擢修王廟既月而畢麗牲有石廼刻予文
 李夢陽嘯臺碑記者
 因乎彰者也思者追乎實者也永者存乎繼者也
 激者本乎風者也故觀人以彰可以識世思而永
 之政之繫也然不激不著著無定形視施以明顯
 默拔微斯其致矣而御史許君按縣還也則謂予

曰吾北遊於蘇門蓋登孫登臺云恍若見其人徘徊
 焉已為祠祀登於臺北予曰思哉許君曰臺圯予令修
 厥施繫焉又激揚之臣也風斯行矣夫孫登者晉
 之賤丈夫也無妻子屬云而棲其邑北山土穴內
 是蘇門之山也乃其人夏衣草衣冬而被髮自覆
 至微末不足述而史氏則稱之曰登好讀易撫一
 絃琴性無恚怒人或投之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
 便大笑然登不欲言阮籍嘗候之既見與語登不
 應籍退而至山半聞有聲若鸞鳳音焉則其嘯也
 又嵇康從登遊三年問終不答康別去曰先生竟
 無言乎登乃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而
 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
 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言如斯而已若登者
 誠何如人哉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故人患在
 無實譽不必顯晦不必微實斯思思斯永矣故登
 者非赫赫聞者也非有河上公之授經麗鹿門之
 耦耕非如陶隱居巖處而朝議淵明嗜酒而苦詩
 也逃汚而潔我隨安卑而尊我追含之而見者不
 謂其無峻絕而當時不以為傲昔約而天下不以

也 大梁書院碑記

大梁書院田成或問書院有田

陽石鼓嶽麓白鹿四者其巨矣然必田焉祭也以
 達乎養何也聚人之所必廟其所師廟必有祭祭
 非田何出矣聚而不養則散制散成聚莫先乎財
 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田者財以之生養以之成
 者也曰田若是急乎李子曰聞之先王天地非養
 無以物聖人非養無以民士非養無以成身故養
 者天以之生地以之行人以之成是故二氣推盪
 風霆流形消息往來各足其精天地之養也則明
 因利嘉穀時成制恒備好壽康安平聖人之養也
 審今酌古仁緯義經厚積廣施性堅德明士之自
 養也是故先王之待士與民異田則代耕何也不
 如是無以專志而業精也故士群之庠序別其冠
 衣程其餼廩端其術業凡以異民也後世則又選
 勝而區稔拔其良聚焉於是積書之院祭養之
 田又以異士而考成也曰竊聞之孔子耕也餒在
 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取問士易聚而難成何
 也曰聚非其聚也予嘗躡大梁之臺造院謂祠登
 堂陟閣矣叢篁茂林長廓委翳鳥鳴狸走問曰士

為矯故過其里者思其臺登其臺若見其人徘徊
 焉若聆厥嘯焉祠之若靡之之永也斯非實之明
 效哉孔子曰邦無道其然足以容世之不幸莫大
 於使人默予故曰觀人以彰可以識世蓋言晉也
 我謂登非徒默者也世不可使人默亦不可使人
 不默何也溺於顯則廉耻之道喪廉耻喪則政壞
 政壞則風不激故風者生於政者也政視其施思
 而永之必實焉彰此激揚之先也許君得之矣夫
 嵇康者亦晉之聞者也乃卒不免於刑戮詩曰昔
 慚柳下今愧孫登鳥獸之見畢弋莫不高翔疾走
 知二者禍已也及冥於所欲鮮有能免焉者何也
 見欲而不見禍也故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乃人
 自不必絕妻子汚埋如登也能如河上公諸人自
 足免於世矣然而罕焉豈以激之者寡耶乃今人
 非惟不之激顧悻悻曰風奚益於世詎不大可詫
 也哉知縣趙鉞曰嘯臺傍故有思親聚遠二亭百
 泉南有穠翠亭咸圯監察公曰咸復焉然孫祠之
 餘材咸無擾於官民又曰是役也按察僉事劉君
 實襄之云許名完丹徒縣人劉名澤濟寧州人正
 德十四年夏五月北郡李夢陽記記之日落成日

矣不聚也曰無田曰祭乎曰祭有司辦之今田矣
士仍不聚也問之曰無倡之爾故曰聚非其聚也
曰知難聚而必田之何也曰善身者不以一噓而
捐食善田者不以一歉而棄穡故寧田而難聚聚
而難成而不可使天下無養士之稱於乎識斯義
者可與成壹言變通與詩曰視民不挑君子是
則是傲茲之謂也是田也都御史內江李公監察
御史吉水毛公實倡之而提學副使歷城邊公贊
之後都御史道州何公與監察信州汪公大名王
公桂林喻公成之是田也更數君子而其勢愈興
久而彌貞嗟吾士自是
其聚也夫其聚也夫
省城五門碑記
者宋之內
京城也是城也自五代至宋而益飭神宗時則更
築新城於外今日曰土城者是也宋亡入金歷元外
城毀而內城存我高皇帝定天下也蹕於汴駐焉
但遣將北伐於是升汴爲京設衛十有六守焉是
故是城也縉之視他城堅甃皆甃也然又重甃而
城根甃先石入之地又數尺天順辛巳河灌城乃
獨北門陷而是城也自降而爲省也置王府三司
又調其十五衛去遂空其四隅斥鹵水國又今百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十九

五十年故其城若門雖大勢巍壯而中損蝕者不
少矣嘉靖元年太監呂公來鎮茲土登城躡樓俛
仰者久之乃慨然而嘆曰諺有之曰些小不補直
至尺五是城也及今修之費猶省也夫門者城之
喉樓者門之冕也城修宜自門始於是集三司長
暨庶尹群吏議城事已又謀之撫按之臣乃僉罔
協於厥迪於是呂公則毅然任曰天子勅憲之來
也若曰城池軍馬汝飭汝覈今之舉固費省而功
倍者乃僉罔協於厥迪僉曰動大衆者占之人舉
大事者審乎時事莫大於城城非大動衆不集今
兵饑疫厲我民未和記有之曰因天事天因地事
地度時未若占人靡和其何城之爲呂公曰嗟天
下不有惠而不費勞而弗怨者乎是城也先其五
門及西關土城若門計費萬金耳今無礙帑金若
千斤更稍稍益之便足矣夫汴舊京也游食者駁
饘則歸之盜修城之役誠計日備之菜色可活而
亡命可收也如是則不動衆而大事集矣僉曰竊
又聞之事無巨細人存則行是城也前修之者屢
矣然上侵而下漁費倍而效寡又土木之役破除
易而稽察難呂公曰嗟利弊由人耳苟子之不欲

雖賞之不竊予嘗奉命修京之東門矣人無玩心
 工無耗財是城也舉度不中厥惟予咎於是巡撫
 都御史何公巡按御史王公清軍御史喻公暨三
 司長稔知呂公賢又計帑金得十之六七會又有
 東寇閉城而門之樞朽鐵葉爛脫於是僉議始同
 而城之役興矣是役也始於東門程能計日經費
 卽力獎勤黜惰勾稽有簿大持小維工傭稱事執
 信布義聽其自來凡城之材礪鍛聖木石礪炭
 膠角顏采皆公市平取官靡告困民罔知勞一門
 既一門繼五門既上城若門繼行之有序匪棘匪
 紆革之仍之各適厥中於是撤朽剝蝕植頽築虛
 以凹完鬻濬淺疏塞遠而望之樓櫓輦赫粉堞煥
 如堅者屹屹深者鬱鬱直者嶄嶄橫者翼翼迫而
 察之石楹鐵樞虹梁臥衝隍塹縈輪蓋一夫當關
 萬夫莫前者也登而覽之嵩行失險大河奪色俯
 而視之司府填委倉庫克實旌檠甲冑周廬是嚴
 足以域民威暴壯氣助武然計之則費省要之則
 功倍斯何也所謂事無巨細人存則行者也巡撫
 王公巡按俞公清軍戴公之來頗亦異同於斯城
 及見呂公賢乃亦咸相于厥成乃呂公則愈心於

城事時時出督勞之曰嗟爾官爾工爾傭毋欺毋
 玩毋自阱爾躬是故一門成則盡徙其餘于他門
 卽拳石塊礫寸鐵尺木做杵壞畚無妄棄者汴之
 爲水也出城則甘於是呂公周覽而嘆曰嗟設卒
 有寇至小門扃大門鑰乘障之士瞭陴之子手麾
 之吏渴也奚救之矣乃默禱於卜門穿一井乃五
 井皆甘是時布政左使劉公右使宋公實經厥費
 按察使張公都指揮徐公贊畫爲力乃僉議伐石
 爲碑樹之南薰門月城亭焉以紀實詔來且張城
 大修之本也城門故各有廟是役也亦各新之而
 嚴其祀或問李子曰先王之建都也必城焉急然
 孟子則云固國不以山蹊之險何也李子曰斯惡
 夫專事地者也非天不生非地不形非人不成是
 故先王之爲治也內外交飭本末具修順時豫防
 設險爲固人心雖和守戰是憂故曰重門擊柝以
 待暴客故城者民之扞也障內而嚴外者也雖然
 詩有之矣赴赴武夫公侯于城又曰宗子維城故
 不天則恃不地則害不人則空故人者本也孟子
 所謂地利不如人和者也善爲治
 鄢陵縣城碑記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三

正德十三年夏四月鄆陵縣城城城週二千三百
 三十一丈高一丈五尺基廣一丈塹廣三丈深三
 之一城四門各樓門各有郭周廬十敵臺十一城
 四角各樓樓櫓修修長樂適適翼翼濯濯下壑上
 削置遠宵邏鈴柝是節伺察有伯簿吏乃鈞外姦
 潛奪內犬靡恬是役也始於十二年正月踰年而
 告成費蓋巨萬緡徒數萬人云畚杵如雲登登四
 聞搏勞均力人人懽悅縮溢伸乏咸有紀經厥知
 縣章為之云是故費用官損役匪農妨觀者嘆蹟
 聆者頌能監之者嘉覈之者褒初知縣章至縣也
 行城履墮垣鬻池凸污穢黃蒿徑蹊交交以問左
 右左右對曰是城也殘焉故矣前中原盜起控弦
 擐甲者蓋數十萬焉渡河轉戰先驅畧鄆鄆之城
 不攻而陷民以之荼是故民瘡痍未還也燼于今
 猶烈知縣章於是俯而思仰而嘆曰嗟乎無城無
 縣無縣無民予誠不能苟一日而食乃於是集部
 吏召父老延鄉士夫議城事僉曰是役也衆知縣
 章曰吾能衆曰費曰吾能費口費而衆上之人必
 以為利已曰誠已也彼即以為弗已也誠弗已
 也即以為已吾何憂曰彼謂民勞曰誠佚之即以

為勞之可且章聞之計小者害大道謀者寡成故
 鄉校毀僑麇裘誦孔聖賢且爾况其下乎始盜之
 入也鄆之士若夫若父老若吏恨曰設城堅吾奚
 以荼上而省若臬若郡長吏又恨曰設城堅吾鄆
 奚以荼及平也上之人謂城勞也疑已利也諸議
 者又謂費也衆也斯所謂磨薪而憂火者也夫湯
 而後井井豈湯及哉不城吾誠不能一日食鄆及
 城事與果有謗知縣章於監者監者覈焉獲顛末
 乃於是罪謗者而嘉知縣章移檄褒焉李子曰令
 哉章何則大者舉則細者可推矣夫政莫大於動
 衆功莫大於城民夫城者城民之急必衆而成者
 也是故書稱勤墉易戒復隍城漕城謝城韓城朔
 詩人詠焉武夫宗子非城莫譬也春秋之義城築
 必書雖美刺殊旨要之其大已力任其大民以之
 域衆而弗擾是克令也故曰令哉章或曰鄆鄭克
 段者也段城京也祭仲憂其不度何也李子曰公
 私異也是故君子之動衆域民也公而後功正而
 後政章斯有焉故曰克令章龍氏漢川人以後功
 前著德興縣學諭有捍賊功擢今官云鄆致仕尚
 書劉公書抵李子曰凡令鮮克令龍也克令而又

城吾鄆夫春秋城必書顧子書焉而鄆學論田君祐及鄉士若夫又咸贊越書於是作鄆陵縣城記

清軍監察御史題名碑記

監察御史丹徒許君清

其廳左有記名之碑碑前顏君所樹而李子記者也李子曰是記也不文許君曰出子手奚不文也誠不文也願磨去前作李子曰夫記不以碑乎碑不以名乎然是碑也非清軍河南御史不名何也以河南清軍察院碑也夫見有同異則行有得失職有久暫則績有細巨故同官而異情同事而異聲情以聲殊名以情別名而志之則妍醜具列列而永之非薄之道乎然君子乃不之廢碑者非謂昭鑿戒備今昔覽之者始悚然起哉夫軍者民之對而清之者淆之理也高皇帝制兵也亦每昂軍而下民惟官亦然文皇帝南翦北逐亦非於兵忘也乃宣德間顧業憂軍之淆也而議立清之之官矣夫法緣情者也今人情既莫不樂民而苦軍故上之人雖日憂軍而軍之法日愈淆故官初弗專也今惟監察御史使初患數代今三易年代不數代又專然官者靡有樂久乎此者也此無它勢難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三

也難之勢二嚴也必繁勾稽繁勾稽民必大擾擾則妄指捏報而害人必曰苛緩也必玩玩必潛必漏必脫人必曰縱是故官不欲久也曰吾病弗克理即弗病也曰吾雖久而閒久者閒病者歸去者幸來者効是軍不終淆哉夫士未有不名而勵者來誠有惕於名碑曰彼苛吾寬彼縱吾密彼暫吾久彼閒吾力誠以是悚然起也君子亦若之何而能廢碑也故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故勸來者未有不証往者也勸來以証往則今昔自備考情以指名則鑿戒易昭此所謂小大由之者奚啻乃軍事又奚啻河之南雖然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者勢有不可仍者也天下固有力而久密而寬而不之能為者此則非迂儒之所知也許君三年案牘益二十倍于前然又數上封事所規畫率軍便顏君前在茲亦理淆之才然未久以鹿民祠碑記盜起罷去二君名籍載之下方矣開封城馬軍衙橋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傾保大之功居無何而死於是天下人聞公死咸驚而疑而涕泣語曰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鰓而公前巡撫河南時實廨馬軍衙橋西而梁父老於

是聞公死則咸涕泣相率潛詣公故廨爲位哭奠焉會純皇帝立詔曰少保謙寬宥其家而遣祭其墓乃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私赴祀故廨傍祠公伏臘忌梁父老則把香曳筇跋履若少壯咸翼如不期至稽首祠下哭填門塞戶矣會又敬皇帝立詔曰少保謙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立祠歲春秋祀之而曰旌功祠乃於是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數百人詣闕門伏訴少保謙前兵部侍郎時巡撫功云願梁立祠如杭祠不報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聚哭公於私祠今三十年餘矣正德十年監察御史巡按張君清軍許君並謁公祠下見其門屋三間僅存堂欹漏欲頽矣鴿鵲擾擾椽鼠走鳩嘯周垣盡圯羊楮外來於是悄然思俯而悲也已邛而歛曰嗟斯非梁地邪宋不此都哉靖康之事千載卹焉二帝不南矣夫定傾者世保大者食澤流者思故祠之言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於是下令曰少保祠撤故易腐扶歌植頽起圯新而繪聖而級而隅而榮而序備矣曰謁者奚止也則重而堂器奚貯也則翼而廊而道士玄林守焉西北隅其防也望之栗栗而嚙嚙枚枚而嚴嚴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夢陽曰予觀今人論肅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蓋傷爲臣不易云夫事莫大於君出敵入排遷主戰四者旦夕之勢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事輒曰夫葵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將軍蠡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兩高焉又何焉於乎難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貪盛者違智歟而敵擁太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存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且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爲公恕者否耶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予也於乎傷乎傷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卒愾劬而死若公者死可矣死可矣公巡撫諸所爲業載傳狀今不復次第述其始終若是祠修於是年春月夏而告成張君淮許君完事祀事者賀君銳也系之詩曰於鑠

災運曷平不陂康屯傾否哲者斯烈於維哲英擊
精含貞匪時曷徵匪猷曷興靡疑靡驚厥伐用成
厥育是輕委躬於城蛇何盤社龍何在野乾極施
禎日月易舍蠢爾乃賊乃異國邑之亂之江陵廟
岌岌公丁其時矢身以殉山仡排議不難不震僉
曰和宜公曰有戰四方之事譬絲游办帝昇弗疑
公泣視師義激六軍如虎如羆性直斯壯人心干
城肅肅我壘攸攸我旌載清載寧皇歸於京古曰
荷難今謂曰癡忠古奚嘉今胡嫉而何讒非名何
毀非公孰讒靡和孰毀弗回彼巧彼任厥膺斯厲
古則曰直今曲自爲於奔少保時晦時昭古誰無
死死有榮褒我我廟祠棟隆崇基神之遊之旆飾
其旗白馬朱衣有風凄其歛其有光若徃若
來卽而卽見跂望連湏茲邦寄居氓實爾思霍愍
節公祠碑記 愍節祠者贈光祿寺少卿上蔡縣知
縣霍侯祠也正德七年冬十月有一
日賊鈔上蔡攻其城陷知縣霍侯死之其妻劉亦
死之事聞天子痛悼詔贈知縣恩光祿寺少卿贈
其妻爲宜人製文遣祭建祠賜額返觀營墓樹石
表間備矣曰以其長子汝愚世茂山衛指揮同知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書

次子汝魯魯送監讀書使文武各紹之國家之遇勤
王死事優而至如此嘉靖七年同知君以署都指
揮僉事來掌河南都司印徃縣省謁祠歲久頽圯
謀撤而新之未能也乃伐石立碑垂所不朽於後
人初瑾竊柄天下詢詢靡寧於是大盜乘之煽衆
起亂易合雲擾屬久安備弛民不識兵所突崩潰
燒聚屠邑煙焰相接賊乃乘勝勤降吏多棄城走
者霍侯固武胤知兵乃增陴濬隍繕甲實庾申令
嚴約慎邏謹諫泣而誓師曰今日有死而已退而
訣諸妻妻泣而曰脫城破妾焉死霍侯曰起臺衙
屋後賊至汝登而望之潰汝則死之已而賊果一
騎來勒降曰大王至矣亟辦牛酒犒侯聞之怒執
而戮之狗於師曰吾不盡礫諸狗奴決不共戴此
天賊聞之乃大怒悉衆而圍之侯禦之力竭而潰
賊執之妻見其潰也下臺而經不死簪諸心拳之
人死侯之被執也詬罵曠瞪怒髮上指群酋愕顧
失色氣爲之懼將釋而用之侯不屈以刃挿諸口
脅之侯叫罵愈厲遂遇害頸斷而無血白氣縷縷
若騰龍乃其面猶生也於乎壯哉或問上蔡之事
李子曰道莫大於忠忠莫先於節節莫貴於義義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五

莫外乎勇四者人臣之要經而君子之大行也上
 蔡兼之矣夫以身殉國忠也之死不變節也舍生
 取義義也白刃可蹈勇也一死而四懿具者是上
 蔡之行也曰若是則中庸不可能者何也曰禮有
 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職守吏死封疆率死戰陳
 邑雖小有社稷焉宰雖卑受之職矣四境是治封
 疆守焉起兵拒寇身固率也故戰陳不死是謂弗
 勇封疆不死是謂弗義職守不死謂弗節社稷不
 死謂弗忠夫上蔡者一死而四懿具者也禮有之
 矣何也中者正諸禮者也故天下有必死者以有
 必禮也孟子所謂與民守之効死而勿去曾子所
 謂得正而斃者是也自教之衰也民見死而不見
 義於是乎不忠不忠則二心矣二心則不節不節
 則無耻矣無耻則不勇於是覲面於平時而甘心
 於患難虎視鯨威而鼠竄偷生者不少矣雖然亦
 久矣安賊之起漁陽也使非二顏張許者則天理
 不遽熄而人心不長死耶於乎上蔡無慙四公矣
 然夫婦偕也義激之然歟抑刑于寡妻者素邪侯
 名思字天錫其先盧龍人也高祖成以靖難功陞
 燕山前衛正千戶曾祖祖旺調茂山祖敬父贊皆世
 其官母李氏成化庚寅六月二十九日生侯茂山
 弘治辛酉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拜山陽知縣丁
 父憂起補安邑丁祖母憂起補上蔡死年四十二
 劉宜人生成化壬寅七月二十二日死年三十並
 返荆軻山而墓實有司營其事立石隧道樹坊門
 閭咸足報性勸來顯章昭典矣而祠則春秋祀之
 賜額曰愍節云贊曰哲人死義熊掌斯嗜貪夫苟
 生臨難則避惟是哲人死而猶生烈為秋霜皎為
 日星生為俊豪死為神靈惟是貪夫有醜其面彼
 豈無死死猶莽薦見者唾罵聞者鄙賤惟帝降衷
 均恒同若一念之分堯仁桀虐或如鴻毛或如喬
 嶽惟毛惟嶽我自為之處峻則高居下者卑巖巖
 霍侯萬夫之特懷武曜文英聲懿德單師奮泣孤
 城抗賊孰曰彼衆我視如蟻孰曰彼強視如狗彘
 必頸可斷不斷者心騰氣為虹奔雷為音怒為之
 飛員為之露上帝是訴群彪竟擒夫死於君妻死
 於夫代匪乏賢雙之則無天子憐悼錫贈蕃優血
 食茲土有血其宇禴烝是承清酒肥疇威儀儼儼
 景光輝耀白馬恍來朱旂大纛戶風禹王廟碑記
 冷冷若色若笑纖妖戡厲我氓攸保

李子游於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古宮平沙
四漫遐睇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
是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
功驩久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
導川爲陸易軌爲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
廬而粒而耕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
賴者也然問之耕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寧
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
物忘之泳者忘其川棲者忘其技民者忘其聖人
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菑也號呼而
祈恤於是智者則指其所從來而廟者與矣河盟
津東也蹙曠肆悍勢猶建瓴堤堰一決數郡魚鱉
於是昏墊之民咸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溺而
防丁堰夫樁戶草門輪築困苦則又各詣廟稽首
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爲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
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天王之道也伯者非不功
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
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善馬肉
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觀禹
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人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美

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
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菑者也大梁以菑
故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州王子會按河
南登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而知
功之言微也吾少也覽嘗躡州城眺滄渤南目大
梁之墟乃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
非有神者寧邪川者陸邪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
言微也所謂微禹吾其魚者邪所謂美哉勤而不
德者邪於是飭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王子
名溱以嘉靖元年春按河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
則爲迎迓神辭三章俾祭者歌之侑神焉其辭曰
天門兮顯闕赫赤赤兮雲吐窈黃屋兮陸離靈總
總兮上下羗若來兮儻不見兮奈何望美人
兮徒怨苦橫四海兮怒波右迎神○緝絃兮鏜鼓
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兮顯截飭陽侯兮清路電
需兮來至風冷冷兮堂戶舞我兮我醕戶既飽兮
顏酡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暮兮尸奈何台降
神○風九河兮濤暮雲曠曠兮昏雨王駕鳳兮驂
文魚龍翼翼兮兩翅悵佳期兮難屢心有愛兮易

離愛君兮思君有芳酒芬國相寺碑記國相寺繁

君歸來兮庇我民右送神臺前寺也

臺三寺後曰白雲中曰天清塔斷而中立有鶴巢

其上憂憂鳴按夢華錄繁臺寺一耳亦不言其地

之盛嘗聞之長老曰寺一耳而三其教中教之講

僧玉色襴衫後教之禪深褐襴衫前教瑜伽淺褐

襴衫而寺遂三後有白雲閣於是號白雲寺中有

天清殿於是號天清寺前有國相門於是號國相

寺寺分淨孤時遷世殊于是崇者頽而下者蕪僧

闍救汙庸師惡徒于是樹石盜亡損破鳥鼠穢之

往來羊猪寺非若能王矣又國初割王氣塔七級

去其四崩齧幽窘狐狸魑魅昏嘯陰啼僧席未暖

業逃去而善彬者國相僧也乃奮然興曰寺時世

廢邪僧廢之邪於是守一清修年七十餘請戒壇

受戒寺得不土平者彬之力也汴城以水湮故諸

古蹟茫然蕩然獨斯臺巋然峻峙可遊遊者挈膠

榼載吟筆花晨月夕雪驢風馬無不叩彬門者斯

足知彬也正德間彬葺其殿閣門樓房廡而百戶

趙越等助之涅槃像按舊碑宋太平興國間建今洪

武初僧古峯新之相去四百餘年迨彬又百五十

年而空同喬世寧顏魯公祠碑記顏魯公守平原

山人為記功大故祠祀平

原當時義烈終蔡州也乃蔡人又祠祀焉而琅邪

祠則又以文獻故里也歸德舊無魯公祠歸德祠

則建自監察御史王公補君子曰禮有以義起者

也始王公視事歸德也問郡中故實郡唐之宋州

地有八關齋會報德記石幢云記蓋顏魯公撰書

在故開元廢寺中自會昌時詔毀而是記也以時

祭嚴乃亦毀其半以應詔使而後刺史崔倬者復

訪其摹本補刻焉倬有善有不善故今有顏崔之

辯云監察公既闕武歸過廢寺下觀焉而叅政喬

世寧僉事賈君樞郭君維清都指揮韓君璽從之

見所謂石幢者柱形入面頂如覆釜顧材製特異

而魯公又詞翰並佳斯亦可謂郡中三絕矣已乃

讀其記則宋州刺史徐向率屬吏父老為河南節

度使田神功建也神功救李岑解宋州之圍此其

忍德宋州者甚大故方其寢疾也而宋州將吏為

作八關齋會云公乃又頽嘆曰八關者乃佛氏戒

規也而飯僧懺悔事不雅馴不足傳於後世學士

家何以稱焉彼獨重魯公書也嗟乎魯公以風節

高世乃後世徒以其有六書之遺意豈所謂掇華棄實者也宜以廢寺為魯公祠以表風節且令郡中有以知魯公也乃遂檄郡守南君逢吉將事而命世寧為記焉世寧徘徊石幢下而愴然悲焉曰斯非睢陽故地耶往祿山之叛也堅城守義者惟平原與睢陽耳當其時北招河朔南蔽江淮令唐不遂亡者獨以平原睢陽故也今睢陽人論張許事無不憤惋泣下者彼獨不並念魯公耶故曰禮有以義起者也乃世寧又覽魯公傳見田神功者蓋魯公始招起焉是神功宋州之澤魯公所遣也而郡祀獨闕然湮滅不報何哉又見其遺使靈武謁帝鳳翔又獨以忠諫經略河北此固以身殉天下者也而希烈之難成仁取義千載高焉統之功亞郭李節並張許所謂社稷臣者非耶即靈武鳳翔與河北諸郡皆可以忠貞報祀寧獨歸德也顧歸德人獨愛護石幢舊覆以亭亭北新作堂三楹以僧徒守之蓋稍存入關齋故事耳會將造佛像其中而監察公至即改設魯公主令春秋祀焉乃議典則視諸張許而題其堂曰顏魯公祠蓋帑無費金民不知勞而表忠顯義施於後世固激揚之

風也今而後郡中知魯公矣公嘗為監察御史雪河隴冤獄已又使河東以風裁著而王公補以御史巡察其嘉尚若此

呂柟五老祠碑記 睢陽五老之此其中蓋有合也 者宋太子

少師杜衍侍郎王渙司農卿畢世長郎中朱貫馮平也五人者之致仕里居也年皆八十上下用唐白樂天香山五老故事結社賦詩不干時事睢陽人敬如著蔡至繪像以傳其歿也里人祠而尸視之蓋在歸德城西數里云歲久其祠傾圮今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臨安俞公乃重建焉公初舉進士為行人憲廟差典周王喪禮途感瘡疾幾不能生舟次歸德乃仰天嘆曰琳五歲而孤賴母教育至有今日萬一客死遺母孰養天如佑我獲事母終死亦無憾失聲痛哭醫侍皆泣是夕忽夢五老鬚眉皓白身僅三尺立語之曰汝母壽高汝壽亦遠官且崇顯病當尋愈公即請問答曰此地五老人耳且訪其詳則所謂有宋睢陽五老也公病中言曰果若是琳當為五老修復此祠耳厥後公母太夫人果年至八十有七而終公官采至今秩壽已越七表而五老祠則自為行人為御史為通政特

已營建之矣未記之石也至是公四疏乞休歸臨
安寓書請記嗟乎余嘗讀宋史矣見衍爲開封權
要不敢干典銓衡胥吏不敢與爲宰相微俸無所
得至封還內降減省調發給散公租仲淹門士也
與爭是非而不愠韓富同案也每事咨問而不驕
既退不葺居第遇兄厚於幼時蓋宋之耄期稱道
不亂者也而渙長貫平任雖不至世昌行亦類之
是其生能有聞於前故其死能有知於後若公者
雖微斯慶而或經斯地亦當召其守官與興祠廟
以倡風化矣而况其神之靈托公以顯如是哉雖
然予嘗謂公有五德焉醇厚博雅無巧爲習曰厚
受而不剝久任閑散不求人知曰多靜而不折儉
省民費百工咸理曰有功而不居權勢通顯視之
泊如曰見美而不貪命餉邊師無所顧忌曰見難
而不避則公固今之杜衍也臨安之社當亦無忝
睢陽矣然則斯石之立豈惟宋五老之可傳哉

夏邑縣儒學碑記

易說卦曰相見乎離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

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故天下
衙署皆南面而稽夏邑之學居邑巽隅時有潢水漲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元

其前遂成滂池士往來步履尤難因改門北面歷
歲既久土無舉者嘉靖乙酉之夏知縣萊陽劉君
宗和初蒞政乃謂諸士子曰學校文明之地而其
門陰開可乎又覩其廡號圯壞遂率諸生走白于
兵備僉事汪公和汪公曰知縣議是許可其請劉
君歸卽召民負土崇廣其街霖潦不停充拓宮墻
極于弘敞復建櫺星戟門及儒門皆得朝陽而泮
水兩廡齋號神厨神庫一皆重修至丙戌春落成
於是乙酉舉人彭中美者亦應斯而出焉有教諭
崔君鑿者前解州之司訓也予謫解初得與崔君
遊極敦樸不詭一旦而擢夏邑偶遇劉君重修學
成見掘得無字碑一通崔君曰今觀劉侯盡心作
興學校改門墻而文運挽回其與文之績誠不可
以弗識也又稽其前之建堂殿者亦不忍以弗識
也乃謀於同寅寅訓導楊君春榮周君一鶚借諸生
王縱楊應奇張世祿黃俊等五十五人走幣問記
于予嗟乎劉爲夏邑之士其志亦勤哉諸士子當
如何其用力邪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
上然則效日月百穀草木以麗乎其中者豈非爾
人文之子乎離初九曰履錯然敬之無咎六二黃

離元吉夫事未有不敬于始而能麗乎其中者也
諸士子處則以文明淑諸鄉出則以文明淑諸世
不當爾邪明倫堂則弘治十年署縣事鹿邑縣縣
丞鄭舉教諭劉桐協作壯麗猶昔大成殿則正德
十年知縣南陵張銀所建
亦壯麗猶昔法當附記
王邦瑞孟津縣城碑記
嘉靖乙未之春予道孟津舍北署河水嚙廳事殆
盡波聲震撼几席間令人食不下咽回視向之民
居櫛比鱗次者皆蕩蕩然水中是時議遷十餘年
未就因賦詩而去曰禹思天下猶已之溺懋度土
工惟日孜孜東至孟津洪水既治水陸過變昏墊
在此嗟嗟有位曷於弗思越七載再渡孟津稅駕
新邑城郭閭井奠厥攸居縣令邢君綸振其政教
百姓生生然有新之樂爰周咨度用為喜康邢君
又述改邑始末乞志之石粵孟津古名地也禹貢
導河至於洛汭武王觀兵遂成大業春秋以來更
置不一國朝因元之舊南距山北濱河即以垣屋
為堤岸勢甚陡危初河趨北岸南之勢緩可無虞
也嗣後河浸南濱每暴雨愁霖洶瀾迅沛或上流
滔天昏夜驟至目不及瞬濡首在前百姓奔呼蕩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三

析莫知其極雖曲加隄防與水爭地其何功之有
識者口謂當遷而橫議迂心乘舟莫載至于壬辰
夏六月夜水大溢壞襄縣郭民始震恐咸黜乃心
而圖遷之議決矣時縣令曾君釗陳利害上之巡
撫都御史簡公霄巡按御史蔡公燾又謀及藩臬
謀及守長謀及父老謀及卜筮咸從乃具疏以聞
遂蒙俞命於是郡守黃公价度地得舊城西二十
里名聖賢莊者去河遠而土壤良乃用牲焉時分
守少參任公維賢既而張公問行為之經營規制
勞來群黎太守張公承恩實綜理之乃委別駕韓
公漑往督其役於是壇壝城郭縣治學校公署民
居一切民社之務秩秩具舉使以佚道而民罔告
勞酌衢巷之地授民取直以克用而民不知費經
始甲申春二月訖工於夏五月然肇造之初比屋
未集潤邑未遑繼以分守少參李公宗樞大參馮
公亮分巡僉憲崔公編呂公懷健屬之郡守鍾公
鑑復申命增勸之時縣令王君堯彌任其事殫厥
心力罔有遺謀陋者崇之監者拓之闕畧者補之
若祠前哲以遵化樹仁愛以表坊過捷徑以周行
合市廛以致衆是以四民悅聚穀擊肩摩迄於今

遂為絃歌之區云夫古之君子任天下之重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故與之憚蒞恤患若在其身孟津之圯於河也久矣吏茲土者非一人視其民之胥沉議及十餘年始克遷者豈非任重者有待然乎抑安土重遷古以為難盤庚之遷也亦惟河患至用天子之命紹先王之烈而大家世族聒聒逸口乃三詔巽申以代斧鉞而後正位綏衆堯有嘉績今孟津一舉而遷賴皇上明聖群公宜力豈非斯民之大惠哉且孟津河之要害也禹導河自大伾折之而北今觀孟津而山河行山中故道有常而下岸高地卑土疏曠故三代之後河自南徙至於徐兗之間決裂變遷橫不可制是以北地無復有河而南北鄰近諸郡隰城郭厄運道漂廬舍壞田疇者無歲無之殷憂厓於宵旰徵調疲於閭閻此其患獨孟津耶今孟津已遷而不知南北諸郡何策以安之以東南諸郡視孟津其患又何如也嗟乎炳幾先物者存乎知利用厚生者存乎仁圖難決策者存乎勇是役也不以數百年之安而逆其必危又不謂曲防作無益可謂智矣脫昏墊於康衢可謂仁矣不惑險膚而毅然任之迄於有成可謂勇矣一舉而

宜陽縣儒學碑記

昔孔子之

三善集焉是可記也武城聞弦歌而說偃之政蓋聖門學道居之為學施之為政化行俗易比屋皆興即唐虞三代之隆可知已春秋去古未遠孔子歷遊列國家寥寥無聞雖由求之徒亦有鳴鼓之責虎兕之譏則後世益可知已夫樂禮廢缺風俗頹敗為民長吏不遑敬敷以簿書期會為要務繭絲文法為良謀使弦歌絕響姦宄聚滋俗日汙而下罔知耻刑日煩而上不勝禁是故理亂之機關於教化虞夏以降學校聿興學校者教化之所由出而賢才之所奮庸也迨我明御極憲古右文興道致治四海之內學校如林損益三代其法尤備百七十年以來人文文化洽丕冒潛孚雖遐陬僻壤窮邊絕徼崇之以學校罔不嚮風歸極尊君親上而況中原文物被化章章者乎是以典章著訓以為宏綱殿最民牧以為大業在守令所當重加之意者宜陽居中上稱大縣而學校之設歲久圯壞堂階鞠為茂草師徒靡所藏修教學闕疎士心渙散陋亦甚矣余每觀之深用慨惜至嘉靖壬寅前令王君遵業始舉以請撫按報可

而督學副使與川葛公責成之時以材力未給乃
建啓聖祠繼甃葺其殿廡工未竟而去越甲辰今
令雷世榮至首敦禮教百務漸興慨茲廢壞以爲
已責卽請於郡守臬村楊公公方加意儒術又麤
知令賢可期底績遂力請於監司會巡按御史疎
由吳公按郡教諭江君鰲復陳甚懇疎山亟督之
且出庫金若干以爲費雷君悉心殫慮經制度材
爰其出入時其省試區畫其所不給而又簡工役
懲游惰晨夜展力無敢玩者暨縣丞杜君禮主簿
葛君涵皆協恭贊襄監視代至用是費減於前而
功則倍之蓋起於是年八月越明年五月乃落成
是役也自廢壞至反覆爲講道旁之議垂十年不
就至是乃訖於數月之間天下之事豈不待人而
興乎明倫堂舊而山偏隘乃遷北十丈爲堂七楹
左右爲齋齋後爲號舍堂後爲會饌堂東爲射圃
亭禮器咸備其前則錦屏玉峰蔚然可挹規模宏
遠棟宇高明齋舍翼如丹青炳若路沿義廡門以
禮名於是學師升堂鼓篋日進諸弟子橫經論難
長善救失得以盡其職諸弟子親師取友退息有
居得以敬其業一時詩書禮樂彬彬有造弦歌之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三

聲昕夕相聞始有武城之遺意乎江君同訓導李
君世祥斐言能及諸生咸謂斯舉不可無紀相率
請余以勤石請余既慨於往昔而樂於今爲之記
曰嗟乎茲亭之廢久矣得賢令一新之誠爲奇遇
然學顧有義修學者以宮室所以萃諸士而居焉
者是曰在人學之義所以居是地而講焉者是曰
在已譬之山澤以蓄珠玉非謂山澤卽珠玉也府
庫以藏貨寶非謂府庫卽貨寶也諸生省察在已
亦思一新當爲隋光和璧使望之者不爲凡山常
澤空虛府庫則修學者庶有耿光乎夫學之義大
矣古之學曰三物曰六禮曰七教曰八政小學曰
詩書六藝大學曰明德新民蓋不徒誦其辭說而
必施之於踐履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言小學
時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者言大學時也自
少至壯至於強仕皆學之口而惟行之力必如是
然後知類強立謂之大成足以化民易俗必如是
然後謂之俊選升于司徒升于司馬告于王而爵
祿之由是措諸天下發諸事業上可以格君心下
可以善民俗隨其所至皆光明俊偉守道不變卽
舉其向之所學者行之合內外兼體用而一之者

學之義也今之學者則異於是其言非不詩書六藝明德新民也然請誦其言耳矣博學強記矻矻窮年以為學舉業也父兄非是不以程督師友非是不以講論其言不必根諸心其文不必合諸理其誦習不必見之行而但絺章繪句以規時好苟有獲則委而棄之如筌蹄然又從其政事而學焉則向之所學者皆無用之空言非所以理天下國家之術也內外體用邈乎殊途由是學之義不明於天下故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夫學傳而道之不行者有矣未有道行而學之不傳者也即周孔是已故求善治必得真儒欲得真儒必在博學所以博之者義也雖然今之學猶古之學也古人之學志在行道若化民易俗緝祿云者皆用世之具今之舉業亦以資籍用世前修往哲科目挺出而何病於學哉顧人之立志何如耳程子曰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陳北溪曰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商榷事理敷陳治體蕩然行義道德之言一一可用之實也使今之學舉業者能不奪其志而躬行有素誦古人之言而考其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三

行因古人之行而察其心此心未嘗不同則此學何獨異乎於是讀書將以窮理修身非徒誦空言為文將以載道述事非徒競時好應舉將以行義達道非徒要富貴則古人之學即此企及雖曰事業何病於學故曰今之學猶古之學其義一也書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余觀此學之新也必有豪傑志士崛然起於其間以自新者故為稱學之義而述古人之學與今之學舉業者將為升高陟遐

葛守禮崔文敏公祠碑記

崔文敏公諱銳字仲鳧別

號後渠仕至南京禮部右侍郎奉表入賀歸途以疾乞休卒於家訃聞上悼之贈南京禮部尚書謚文敏葬祭如例其舊從遊若都憲賈公啓劉公詒趙公錦太常胡公經即中王君與齡余君胤緒陳君昌積僉憲章君甫知州王汝礪氏王同氏知縣張頤氏韓梓氏呂調音氏若干人咸寓書相弔天不慙遺老太山其頌寔茲永懷將非祠祀不可乎遂其謀捐貲寄在鄴者俾事事鄴士張秀輩告茲經始於郡守高子鸞高子曰文敏公昭代之名士也懿範淑軌若人可依豈獨宜門下者私祠乃以

爭達之巡撫都憲李公宗樞巡按侍御楊公勉學
軍余議狀余嘗聞公在翰林時逆瑾擅權虐焰炙
手凡百僚伏謁公身挺不從瑾銜之出為南京吏
部主事夫權奸得肆黨附成之使舉朝若公瑾奸
曷與成哉又嘗聞為南司丞議時事與當路不合
上疏乞辨忠邪遂乞解任得請浩然而歸退以明
義一時依阿澳忍冒寵嗜進者有汗顏矣迨余倅
彰德公適林居見其以恩義睦族黨以禮化俗以
道佑啓後學而其在父子夫婦之喪必以制閉關
謝跡若將終身而途當要衝至者若不能見見者
若不能去與論往事得失前人是非莫不曉暢原
本而卒有折衷方今利達則絕口不及雖問之亦
不應鴻冥之羽可用為儀於公有焉若夫與學淵
識發為文章與左丘明司馬子長相埒而尤獨深
於道故久馳聲海內人人能知而言之也晚年上
用薦者交章特起為太子少詹事未幾轉前職初
當署篆言者指句容朱家巷為皇祖墳墓太祖不
自以為親後百七十餘年孰從辨之失真非小誤
也公駁為罔事乃寢此不可永戒妄作者哉公平
生立德立言所謂不朽者固不俟祠之有無然生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三

而為國之紀士類所欽則歿而不往繫人之衷於
無窮者在茲俎豆祀之可於是二公曰俞遂檄府
以公門人所寓六十金易地一區官給建宇費或
有聞之趙國王者王雅重公乃曰固知文敏公當
祀然即為字不稱亦非所以祠也與弟江寧郡王
各助貲若干得善地于豐安里為堂三楹室六楹
重門庖庫悉備是年仲冬工告成事蓋與宋忠獻
祠相望云董工者為郡貳隆文良氏高子曰不有
記述奚示來茲請遂紀之廼具事之所以俾識歲
月而系之辭曰太行嶙峋今漳衛交津鬱為靈氣
今間生哲人前有忠獻今定策秉鈞後有文敏今
國蔡儒珍一德咸有今幽結為鄰歲時陞降今異
空同神天長地久今享祀無
王洙忠孝祠碑記
以祠
忠孝名何存勸也忠孝者何春秋之穎考叔唐之
顏魯公也祠諸汝者何考叔汝人魯公於汝為死
所也春秋傳曰莊公以弟段故誣世為泉斥母為
姜天地悖亂倫紀倣擾考叔以一言悟之莊卒如
初君子曰孝唐史紀魯公仲大義於玄肅代德之
朝當魁杞賊烈之構公以使事至汝竟死之藁而

不怨危而致命君子曰忠嗚呼忠孝與天地並者也二公豈能以一日忘哉余蒞汝之二年有合祀之議擇地於西城門內方徑凡一十七丈中構堂四楹以棲神肖像以致敬堂後置小亭一以為齋沐之所堂外特為祠門一以便出入經始於嘉靖戊子之秋不浹旬而告成嗚呼使夫人而知有考叔也則凡有母如姜有弟如段者皆可以孝矣况乎其不為姜者哉使夫人而知有魯公也則凡有君如唐有相如杞者皆可以忠矣况乎其不為唐者哉是茲祠也固忠孝之風之所樹也則夫歲時展敬始終繼志毋忘永永者容非後余者之責也嗚呼守汝土者尚其念諸

李濂許忠

節祠碑記

正德己卯之夏寧庶人宸濠肆逆維時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餘姚孫

公燧江西按察司副使固始許公達抗義不屈死之嘉靖初詔旌死事之臣燧贈禮部尚書賜謚忠烈達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再加禮部尚書賜謚忠節節冬蔭一子為錦衣衛正千戶遣官祭葬並立祠於南昌又各祠於餘姚固始以示褒崇嗣後浙江守臣又立孫祠於杭城都會之地以風其鄉之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五

人癸丑春三月巡撫河南都御史蒲圻謝公存儒巡按御史東牟浦公之浩謂杭既有孫祠而許祠未建於汴二公死事寔同表揚之典不宜有異乃咨諸藩臬二司暨督學憲僉以為然於是檄開封知府王君撫民擇基於省城南關亢爽之地創建忠節公祠場工市材為堂四楹中肖公像左右庶楹亦如之前設重門繚以周垣而龕几瓶爐之類罔弗為之備且屬余紀其事於麗牲之石未幾二公以遷代去嗣後都御史衡水楊公宜莆田鄒公守愚相繼以巡撫至御史孝義霍公冀以巡按至復趣成之而祠乃完終其事者知府翁君時器同知何君鏜也余惟忠義之在天下人心攸同風勸之典弗以域異是故南昌之祠公死節地也固始之祠公所生地也汴亦公之故鄉又公應試赴官往來地也抑體臆雖歸墓固始而菟氣之無不之者安知不徘徊眷戀於斯地耶顧汴人有弗能盡知公死事之繇者余據其槩而書之公諱達字汝登世為汝寧固始人幼負敏質風骨秀異為諸生治七詩有名丁卯舉河南鄉試明年戊辰登進士第已巳授山東樂陵知縣有惠政及民辛未劇賊

劉七齊彥名起畿甸轉掠而東攻樊郡邑殺長吏
公有禦寇之功賊不敢近樂陵臺臣薦其才超拜
山東按察司僉事兵備武定州公出奇制勝屢挫
賊鋒斬獲無算丁丑擢江西按察司副使當是時
濠招納姚源華林諸賊縱劫江上攘其貲以厚賂
權倖將圖僭逆公言諸當事者曰寧藩饋遺貴近
皆取給群寇今莫若剪寇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
息則交解交解則其惡自戢而吾志可行不然後
難圖也當事者難之其策竟不能用再踰年濠益
橫臺諫交論其久蓄異志形迹已露不可不問其
罪詔遣親重臣往諭且令之悛濠惶懼乃直六月
十三日其生辰也自巡撫孫公以下咸具幣入賀
因大饗之明日諸官往謝濠颺言曰太后有旨召
我如何孫曰請出旨以示濠素忌公威名又特問
曰許副使如何公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副使惟
有赤心耳不知其他濠怒曰我不能殺汝邪公曰
汝能殺我朝廷還能殺汝特先後間耳濠令人執
公暨孫公以出公顧孫公曰我疇昔之言正謂有
今日耳遂並遇害於惠民門外公時年三十六秋
七月提督軍務都御史餘姚王公守仁克復省城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三

擒濠於鄱陽湖中而豫章之人咸具縞素哭奠公
如喪父母嗚呼向使公剪寇之策行則濠之財用
詘矣弗腆厥賄結納寢疎內構靡通外謀斯寢其
為江西生民之利何如也而策卒弗售謂之何哉
憶昔乙亥之歲余觀政戶部適公以僉事滿三載
上計京師數會公於同鄉燕餞之席則見公氣貌
端雅簡重寡言論者皆予公為大受之器其後果
以精忠大節表樹於時歸然為國朝名臣可謂上
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者矣公三子長曰瑒受蔭
官錦衣次曰琬曰璣俱美材子孫蕃且賢天佑善
人如此哉余既述其事而復系之以迎送神辭二
章俾歌於饗祀之日以侑公辭曰旭日出兮扶桑
儼旌旆兮飛揚撫長劍兮繡裳窈窕環佩兮璆
璫神之來兮茲惟故鄉陳蕙肴兮桂漿豐豆俎兮
中堂絙瑤瑟兮吹參差巫緩舞兮祝進辭懷佳人兮
我心悲雲黯澹兮飄寒颺靈刻刻兮光陸離聊弭
節兮慰我思右迎神○神去兮何之天門兮透迤
駉赤虬兮導玄螭雲輶舉兮予莫可追莫可追兮
奈何悼往事兮涕滂沱天無二日兮不知其他正
氣塞兮八極陷白刃兮靡惑國維奠兮臣準植凜如

生今忠以直神所至今敷德謝江魯山縣城碑記

惠我氓兮登黍稷右送神嘉靖戊申歲予使南陽道出魯山縣見城頽甚今

逾三載而修之戒蓋尹姚君鄉為之云初姚君至

縣也履城池而觀焉垣齧壕壅徑竇穿凌汗做浸

濫蓬草蔓蔓乃邨而嘆曰城若此猶弗葺可憂已

遂集父老士大夫而言曰民賴城以保障無城無

縣無縣無民夫令者任保障之責也而不城是棄

縣棄民其咎奚歸予將城厥城僉曰役眾費饒且

上官多疑故前令避之罔敢舉姚君曰是為私廢

公為已病民也豈可哉吾苟不竊上之人疑竊弗

阻也吾苟竊上之人不疑竊忸也但於心無怛雖

役眾費饒何害矧斯時寇犯中原烽燧日起雖名

都巨鎮咸以崇墉為亟况即城之猶懼其晚顧敢

避嫌而棄之也於是白之省臺遂量工經費聚傭

鳩材程期度侯樽勞節力乃興畚杵登登四開庶

民雲若歡踴而赴且靡蹙靡紆革仍適中利不侵

下役不奪農監跡者頌覈實者褒是役也始於嘉

靖辛亥三月迨十月而告成謝子曰姚其克令哉

復隍之戒易闡其文勤墉之稱書昭其義故春秋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三

凡城必書之雖美惡異迹褒貶殊旨要之惟時且

義者為足嘉姚君動協時義民用安輯誠美迹也

予安得不嘉齊之鸞按察司題名碑記國初釐革

而書之哉路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並設提刑按察司

分職而治按察云者即近代採訪廉訪之異名有

貞肅澄清之寄非特刑焉而已也事雖不主錢穀

而得糾問之凡學校軍伍戎備屯田水利皆隸焉

則政教罔不兼矣其在河南有按察使有副使僉

事總十有三員自洪武至弘治間任者舊有題名

記勒石儀門之左前副使楊君達夫以其歲久錄

闕更龔治欲新之而達夫遷去今按察使陳公即

卿至之明歲復考得其名氏按察使凡二十有六

人副使僉事各五十四人即其石重刻焉舊記莫

知作者而石本逸矣陳公屬之鸞補其闕之鸞乃

循今所勒蹤跡其履歷邑里想望其風裁歛容而

與嘆曰倚與彬彬哉此吾人所當尚論者昔趙文

子執晉政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

也吾誰與歸於是歷數陽處父舅犯替以為不足

稱而獨仰德於隨武子焉古之君子躍當時信後

世其難如此今茲諸公往矣石上之名將百世不可刊也皆嘗司刑與政與教貞肅澄清於是地者其間行業彪炳懋鬱不可刊於百世若文子之信士會固不少矣然亦豈無表表如處父舅犯後人猶以爲不足稱者乎况又有睹其名而其人或未之前聞者乎名之留實之覈也是故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觀者惡得而不懼

曹忭梓潼廟碑記

且興哉陳公以爲然遂書之

梓潼祠祠文昌帝君也帝君何祠乎余聞之上古黃帝時命南北二正典司天地羣后裴常生斯際者善善惡惡福禍無爽何其明也大道既隱淳氣日漓人同魍魎心如梟獍善惡淆亂福禍舛忒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蓋有憂焉因以傷夫世之不及也于是不得已歸諸天道曰天道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又不得已歸諸神教曰鬼神福善禍淫夫聖人豈不知天道遠而顧又語神哉言天示人以理所必有言神示人以機所必致報應之說彰如也文昌帝君者其世代歷履真圖秘籙得而紀之余所弗論常觀所著寶經一篇及近傳冲一真君祠祿奇談大都多規誠世訓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三

導勸愚俗忠孝陰德等語至于有所輒應無禱不靈吉凶之報捷於影響意其神必傳所謂聰明正直而一者也嗟乎若帝君者其亦不幸不生於黃帝上古之世蓋善惡福禍昭明之際無所用其報應之說而生于衰亂溷濁之世得神其說以愚天下而貪天之功以爲已力耶世傳帝君張姓卽詩所謂張仲孝友則其神必聰明正直直道而行不阿福不妄禍憑依在德人是以不聽於人而聽於神也祠而祀之殆以是乎或謂帝君主典三才籙籍受元始道君之傳領上帝玄冊丹書雲篆統理元佐而職優專仕進嗣續左右二僊官特主文場貴祿上應乾曜中極紫微六星在魁斗之前文士進取神必先兆以此歷代祀之多於文廟建祠焉今祠在郡城東西隅卽宋太學桂香祠舊址至國朝永樂伍年改徙學宮祠留舊處初學宮亦建神祠皇上登基之十年正先師祀典祠改祀啓聖于是舊梓潼祠歲寢就圯周府奉國將軍昆命君謀於家祠西亭子謂是古蹟且關文教遂捐祿若干鳩材庀工爲殿者三門一輪奐赫然一新始於嘉靖三十二年九月迄於是年十一月告成以爲西

亭子與余遊雅以文相劇切命之記廼為記之如左

祠碑記

先生汝南信陽人也信陽故有祠而郡久未祠祠自前守河中王子崇古始王子祠

先生也則以固始許公合饗而署曰烈文蓋兩重云業已妥神立石而嗣守者謂不宜與許公並祀則出其主鄉賢祠中而事遂寢蓋逾年矣余以撫治至大梁首詢得其事慨然思振舉之矣而是時先生孫洛文省試第一復具言前事方亟施行會汝南守道卜計未報越歲夏新守徐子中行至復以祠事請曰何先生以文章增重昭代功德遠矣况明公亟意表章而有司不以時舉墮先賢之烈不著後世謂何然先生主已出即入恐不饗不如專祠便既與余意合遂亟允其請已復請余記余又允其請乃躍而馳歸徧卜地城中不得晚得平興侯漆離氏書院右隙地在天中山南確山東抱汝河西繞而城垣當面若屏翰焉蓋天地之中極河嶽之總會也為祠前堂後寢並四楹門垣周繚率如儀經始嘉靖四十一年秋七月望日越八月二十日垂成會余以少司馬命迫發而徐子亟走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三

吏求記記云余往讀書山中詮論當代名家則獨推穀李獻吉與先生若太山北斗云然問之交游或與或否惟今守同郡徐子以予言為然則又未嘗不願一至其地瞻拜祠宇為恭敬也豈謂余與徐子同宦斯地而先生之祠竟成于今日也固數也乃卜其祠既不在它所而竟與孔門高第並峙千古又非數哉然余獨恠鄙人之言曰文士鮮行乃槩天下賢者如是而謂文章不得與節義齒列則又未嘗不投翰而歎也嗟夫是孰知文章之闢于世也固至鉅哉上之經緯兩儀彌綸三極其次恢展聖謨潤色洪業其次潤時政得失主文而譎諫著之冊而勸戒昭播之詩而美刺顯俾人統允殖而天常不墜是則文章之為教也故比于剖心箕子不以演籌貶節季路結纓遊夏不以文學損譽三仁四科其致一也豈若拘學抱咫尺之義以孤立于世者邪明與百六十餘年而文章迄無定體自先生崛起汝南始與關中李獻吉發憤詢林超覽古始乃排斥羣疑歸之大雅何其雄也即使來哲代興不無浸軼然其開先基始之功揆之巖和受時神禹治水同一久遠矣矧平生風節又凜

導較著者哉方先生守中書時猶散曹也而公家
之事知無不言亡論抗疏慷慨如應詔極言番僧
義子饒寧數事批鱗蹈鑿朝士奪色卽如逆瑾撓
吏部權則移書讓吏部會有兵事而致政乞休則
又移書太宰有獻吉矣其感憤時事而扶義傲儻蓋
素所蓄也夫其平居敢諫若此而臨事顧不能仗
節如許公爲乎何俗士見之晚也頃余會大梁縉
紳長老又云先生自幼冲時謙益温退未嘗以才
凌人及論國家常否則蹈厲憤發有萬人獨往之
氣由少逮沒齒未嘗一問家產而人有緩急則又
無不各厭其意道弗合者雖隆貴人忍不與見至
道藝士卽貧賤衰老猶折節下之不倦也夫以彼
其才而好修又若此固蔚然醇儒也獨奈何以文
藝少之哉余又嘗讀先生新論十二篇上下古今
天人之際至備矣設令托以長御之權則何遠不
至乃齋志短折而竟以一學椽死有足傷心流涕
者然先生功在斯文節在朝宁行在鄉曲固萬世
不朽矣而又何恨哉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
詞華同數而其訾之也故不著其文而獨詳其行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四

誼大者俾後世得觀覽焉是年秋中丞安居胡公
來代實克成厥終而台察鳳翔李公學使歸安陳
公咸右文敦節先後協謀于法得備書云
先生各景明字仲默門人稱大復先生 徐中行

建黃徵君祠碑記

徵君諱憲字叔度汝南真陽人

守汝南下車訪先賢遺跡及祠宇多湮滅不舉喟
然興歎曰非有司過耶於是首葺郡治中漆雕氏
及許何二公三祠次及屬邑當祠徵君而余適以
被謫去道經真陽真陽令周君指某里謂余曰此
黃叔度所產處也余愈益想見其人而不及祀矣
蓋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及余還山數月周君以書
屬余曰黃徵君祠成矣往睹府君之悒然于徵君
也蓋欲不日亟成之而猶懼宦跡靡恒或不迄於
成也乃購得故叅政李君別宅遂增修而祠焉爲
正堂三間門樓一座樓旁空舍七間增設兩廡各
三間而空舍歲得貨錢卽以供簿正奉祀矣惟府
君爲記以示永久焉余喜曰是不佞藉以補過於
徵君者也又何敢辭余惟叔度沒齒窮居閤沕蓬
壘初未聞其有談天雕龍之辯驚世絕俗之行俶

儻奇偉之策也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心醉神解
服膺誦義如荀季和二李之宗師也顧願為弟子
有足異者而誕節如叔鸞輒亦改容歛氣惘然自
失何耶郭林宗天下人倫服其度似亦難矣而陳
仲舉之不畏強禦朝士鮮雙乃亦自謂未如又何
耶余嘗上觀七十子之徒智勇材辯之術甚具而
顏回不逮如愚至亡奇也然好學之稱行藏之擬
仲尼惟回是與焉雖子貢以下人人亦自以為不
及也蓋其仁心為質而退然不伐其所醞藉者深
遠矣名豈虛立士豈虛附哉語曰喪李不言下自
成蹊殆謂此矣余又嘗考論東漢諸賢鮮不以節
義自勵而露才矜譽卒蹈危機惟叔度韜光引晦
卒能龍蟄於塵埃之表而醇風玄致至今使人銷
鄙吝而敦長厚范穆侯謂其及門孔氏其殆庶乎
知言哉知言哉余嘉周君崇賢風上之意蓋如此
周君名紹稷字象賢雲南永昌人成都楊用修之
高弟其經術治行已知名當世不具列云乃為銘
銘曰維嵩降靈篤生叔度岐嶷風成珪璋天賦清
明在躬玄解神悟曾是切磋動遵矩矱倬哉先覺
久矣生知靡幽弗貫靡與弗窺甫在髫髻僉曰我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聖

師稽古墳索異世同規翹翹車乘公府交辟或拒
或徃行無轍跡其道猶龍其介如石遵養時晦彼
褐懷壁令問彌章羣賢畢至寂寂衡門方軌結駟
待問如嚮靡不厭意譬彼飲河各滿其器澄之靡
清滄之靡濁以我汪汪銷彼嶽嶽耆舊解頤賢豪
折角如登春臺熙熙相樂吁嗟東京節義是力名
高殃禍卒蹈荆棘於惟徵君沉機先識鴻飛冥冥
永謝畢弋周式商容王道聿興曹舍蓋公齊國以
寧亦有魏侯祗事段生况也令德中和是經明明
令尹高山仰止樹之表儀勗爾庶士是瞻是依白
今伊始言勒貞

趙應式重修古八蜡碑記

鄆東白

珉用垂於祀
有廢祠古槐旁倚輪囷離奇驗傲鼎有識曰宋皇
八蜡祠適比歲螟螣為孽氓以聞之縣而請禳知
縣事閔公乾始薦牲用幣如公社既而獲庇甲之
大姓朱氏董氏除荒穢畚瓦礫治蛟陀倚敗支頽
而列主焉嗣是昆蟲或作邑必索饗饗必不害韓
滅李侯事尤特異李侯名質正德之丁卯來尹于
鄆七月禾菽蔽野飛蝗北來勢若風雨邠人大恐
以故事白李李亟命設次于野或誠以霧露輒曰

祀而為民敢不敬乎乃致明潔詔備相謹祝號眠
 滌濯嚴齋盛展牲牲齊齊皇既奠幣協氣靈光
 灋爾爾聞見左右執事拱竦肅穆迨歸棟雨終夕翼
 日蝗抱草木死且盡年乃登維時廟制麤飭供具
 草備嘉靖甲午武陵萬君列辟于郾政緝民鳩年
 穀屢登丙申之六月蝗忽南翔遺種蕃育萬侯既
 禱于社稷城隍乃復論有衆曰救荒莫若索鬼神
 祀典得無有未舉者乎或告以李侯事遂有事於
 蜡精懇旁字溟萍允契洪休誕著災沴聿消朱氏
 子介董氏子乾亟效大作以彰靈貺七月之甲寅
 乃約里人會緝錢槩儗費公出納擇材於林輦石
 於山鍛金于冶范甕甕於陶儀必稽諸古工必求
 其良乃築宮墻立廟門儼像設作几筵重簷遠嚮
 刻楠丹楹金碧黜聖樂區俎豆甚設也明年丁酉
 淮陽陳侯來七月甲辰二氏子儲諸耆宿以竣廟
 事白于陳子陳子曰祀事亟舉龔舛承訛吾懼其
 淪於淫瀆宜有記以論之乃亟介朱生守蒙責記
 於代代嘆曰蜡豈易言哉夫以游賜之賢而未悉
 也蜡豈易言哉吾聞伊耆氏始為蜡小戴禮以為
 帝號周禮以為官氏皆有可徵而莫之敢質也故

後世祝者或曰帝伊耆氏或直曰伊耆氏蓋慎之
 也蜡豈易言哉守蒙進曰蜡之始三代以降有異
 同乎請詳之以論吾民也日記於先嗇曰主蓋以
 為之主也於司嗇百種坊及水庸曰祭蓋所致祭
 者也若夫古田畷及郵表畷與夫食豕食鼠之禽
 獸則曰饗以其有功於嗇故索而饗之也秦漢則
 益以五祀諸神唐開元定為百九十座宋天聖定
 為百九十二位其數之多寡有如此者守蒙曰既
 聞其數矣敢問其儀請詳之以論吾民曰茲祀也
 在夏為嘉平殷為清祀周為大蜡其儀固相因而
 甚儉秦始曰臘漢繼曰臘其儀亦相因而漸侈至
 唐宋復曰蜡則又咸設位于南郊致享於園丘文
 則美矣盛矣無以復加矣儀之煩簡有如此者守
 蒙曰既聞其儀願聞其義請詳之以論吾民曰蜡
 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臘者接也新故相
 接以報功也又曰臘者獵也獵取禽獸以祭先祖
 也是其義獨無同乎而其推五運之終始定一歲
 之租臘秦之蜡固非周之蜡謂唐宋之蜡同於周
 之蜡乎夫蜡之祀報本反始養老送終移民謹財
 酬功沛澤故記曰仁之至義之盡孔子觀魯之蜡

且思三代之英賢而慕文武之弛張况於千百世之下能得其義乎其義之大小遠近公私有如此者未生曰吾民之為蜡者考其數習其儀以求三代之義可乎曰數非所先也儀非所先也民亦無所與也亦為政者先其義而已夫為政者必重民事慶農務登髦士而後先農百種可禮也必憫勞役錄農備恤老物而後郵表畷坊及水庸可禮也必杜僥倖黜貪墨戮遊民抑未作則苗之害農之蠹可盡而後禽獸可迎而禮之也必正服色別等威重喪祭而後素服黃冠葛帶榛杖而民始不駭也必遏溺音放鄭聲用韶舞而後土鼓豳歌兵舞悛舞而民始不厭也必勿暇逸勿淫佚羣飲必誅而後一日之澤可沛也故曰亦先其義而已矣守蒙起嘆曰如夫子之言豈獨蜡可復哉豈獨蜡可復哉願以為九重獻式曰吾儕草野之談奚足以涵廟堂之議若夫舉大蜡以先藉田者惟大宗伯可圖之耳汝執此以復

郭朴彰德府修學碑記

陳侯喻鄉人斯可矣郡學建在治城大定門內址雖狹隘而規制頗稱整飾蓋自洪武至於今二百年間敝而興修者屢

矣郡當午衢賓客絡繹供費寔繁歲值荒歉財力詘乏綜理靡及邇者因循而弗治始二十餘年傾頽剝損漸抵于敝瞻視罔稱絃誦曷以郡守陳公來蒞茲土攷飭惠敷俗振教舉作新士類明正業人咸思奮而敏厥修矣再踰年為隆慶己巳乃謀諸郡僚別駕王公通府丁公高公節推章公葺學宮而新之先殿廡次堂齋次門庫亭閣號舍饌堂射圃以次更作鉅椽直楹撤朽益良滲敝易新棟瓦圯傾增以甍甍黝聖藻華丹碧煥耀蒼阿翬起序階儼列望之屹屹即之翼翼規模聿新觀視有嚴以是年夏四月肇工至秋八月而訖事節推王公嗣來莅任樂觀厥成安陽申尹胡尹先後祗贊咸與有勞焉是役也財取節費之美僚家間佐以贖緡役假練卒之暇弗克則儻諸傭賃無資公帑無庸民力斯又事之難也已諸公屬余為記惟我國家建學育才專督于憲臣而教導綜理之任繫守令是賴矧事神興學載于令甲學宮修廢匪獨吏治之徵實教化隆替人才盛衰之幾也夫廟宇崇則瞻仰益虔堂舍飭則羣聚有所用是士志靡渙而業精于專彝典丕彰而風動于遠夫士也

游斯息斯宜知繹思而克勵也乎夫士之學也猶
宮室之修而新之也夫治室者厚厥基以崇積辨
厥材以裕用舍舊而新是圖周防而敝是虞斯美
構而奠居矣必守專業則志斯定必敦實行則德
斯懋必慎所與以翼建必大厥蕝以弘施是之謂
潤屋是之謂廣居非經弗談非道弗由非仁弗親
非義弗爲勿驚于高虛勿眩于奇異勿徇于近利
勿蕩于浮習茲塗墍之勤而風雨之除也是則君
子之學已相率以正相觀而善賢才蔚興勲業輝
映上無負于學校之教下無負于作新之意豈非
盛哉是在諸士陳公名應麟錦衣衛籍浙之鄞縣
人治郡善政多可紀此特其一端云諸僚若屬贊
襄而執勞者名籍具載于碑陰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六

終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六

四

